



小孫祿堂公遊記

三三三

孙禄堂云游记

之三

改编

张永安

绘画

范士平

吕奉林

扫描

金色童年情结

制作

一九八五年十

色月初版

朝花美术

童年版社



出版说明

孙禄堂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武术家，身怀绝技，武德高尚；他深诸形意、八卦和太极，并独创了自成一家的孙氏太极拳；他曾多次挫败日、俄诸国大力士，振奋了中华民族之精神；他写了大量武术专著，为中华武术作出了卓越贡献。

这套连环画刻画了年轻时期的孙禄堂为提高武技，不惧艰难险阻，四省云游，刻苦求学的精神。云游中他满怀正义感，战胜许多困难，同恶人恶势力斗争不屈。故事真实惊险，情节波澜起伏，引人入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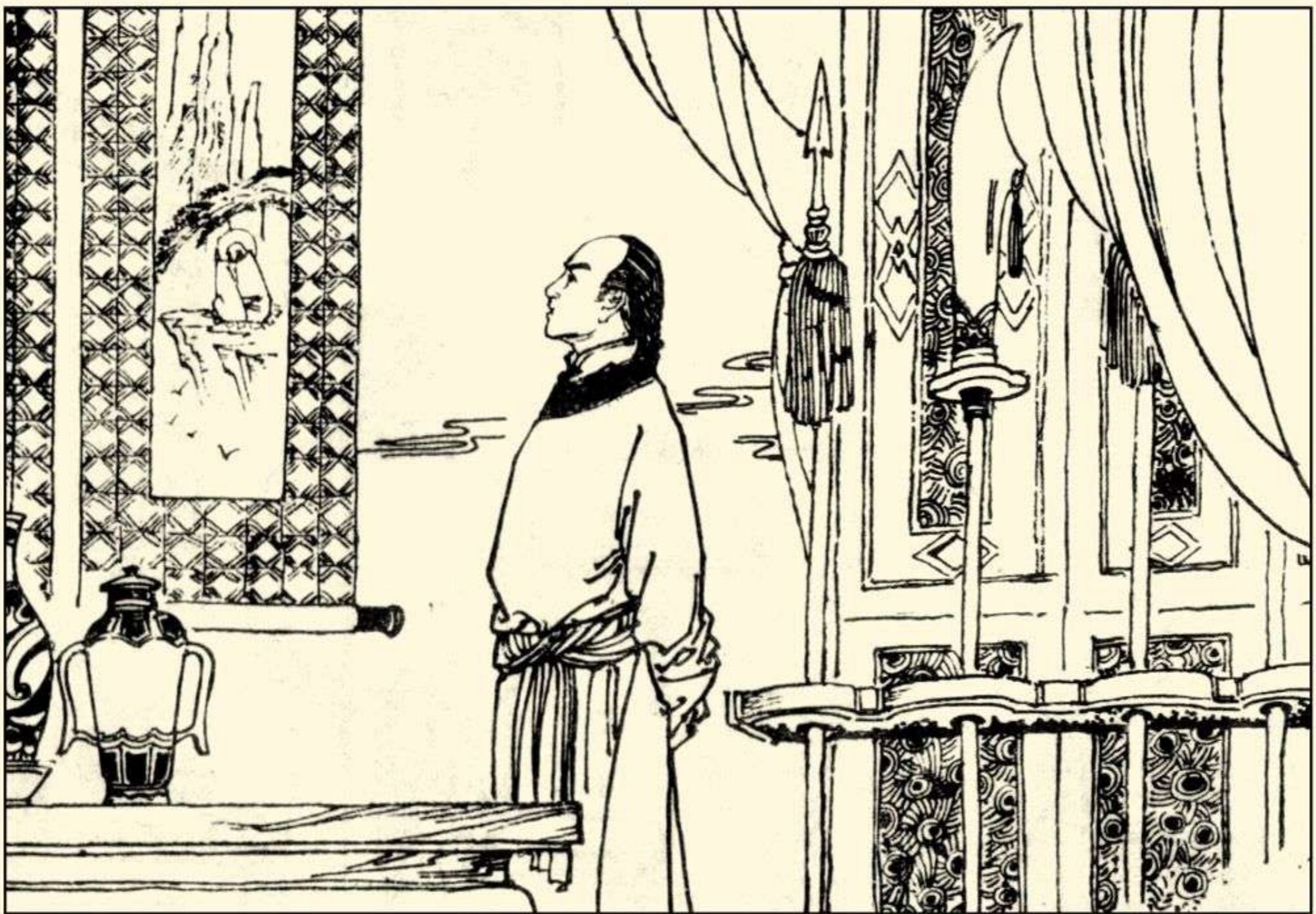
内 容 简 介

孙禄堂巧遇知明长老，他登峨嵋，游『三游洞』，百丈崖上救『药仙』；决心除掉大盗李天宝。



却说孙禄堂随老僧进了禅房，一眼就看到自己失落的褙裤和朝虹剑，不禁心中又惊又喜，便问起老僧，这两件东西是怎样到这里来的？老僧不答话，端过热茶，转身走出了禅房。





孙禄堂用心打量着这间整洁、雅致的禅房，只见墙角的兵器架上刀、枪、剑、棍件件光亮无比；禅房正中墙壁挂着一帧『达摩渡江』图和一帧『达摩面壁』图。这两帧画笔墨简练流畅，神态逼真，栩栩如生。

孙禄堂正在欣赏这两幅画，那老僧已端进热腾腾的饭菜，招呼他来吃饭。孙禄堂忙拱手施礼道：「弟子如此打扰甚为不安，请问……」





〇〇四

老僧微微一笑，打断他的话头说：『你一路远行，腹中必是饥饿，请先用饭吧。你在想什么，在急什么，老纳都已知道。你若不信，待老纳去取件东西来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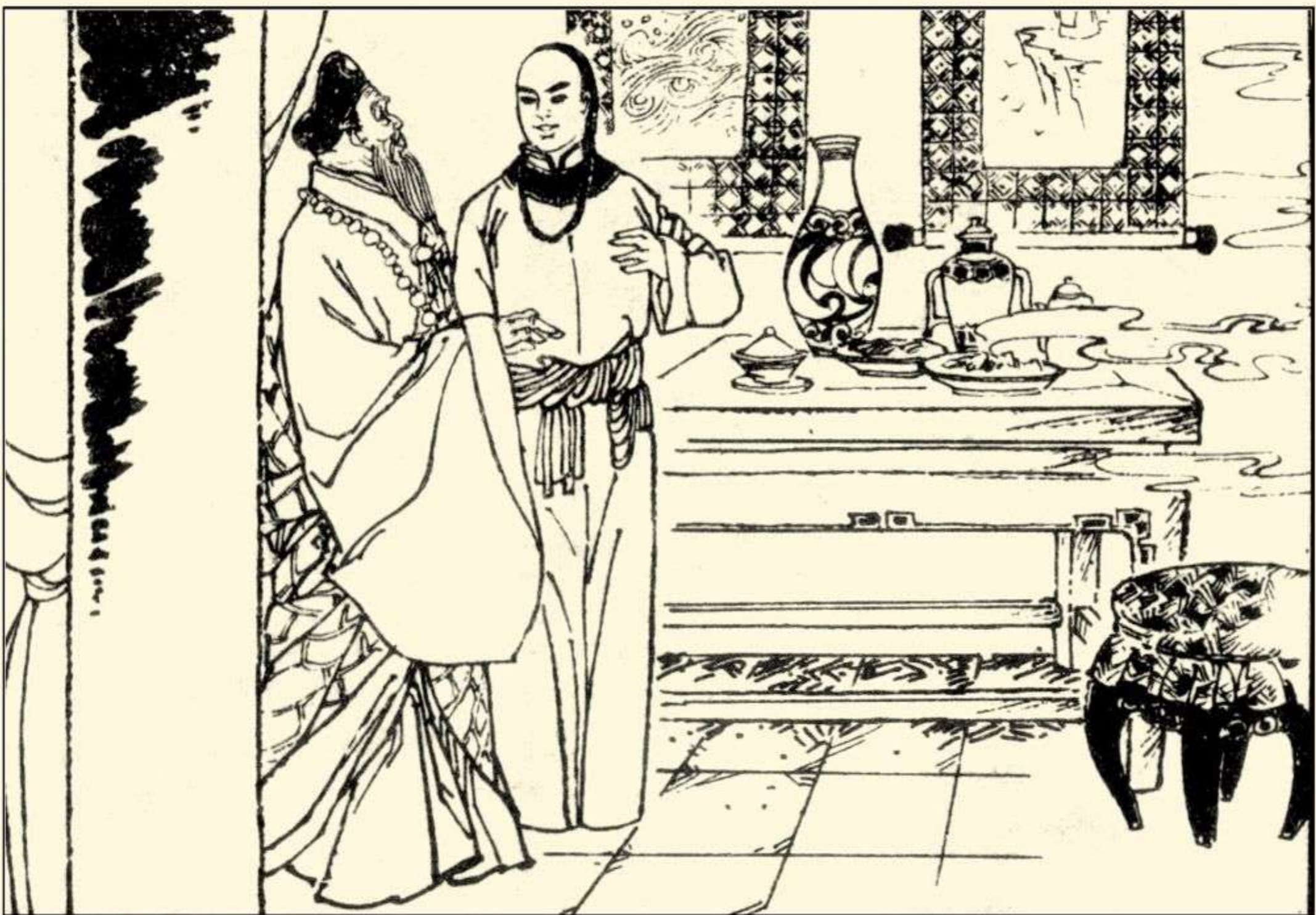
孙禄堂吃过饭，老僧取来一幅中堂，让他打开看看。孙禄堂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画轴。





中堂上录的是岳飞的词《满江红》，只见那笔法雄健道劲，字如龙凤飞舞。孙禄堂看着赞叹不已，一看下面的落款，竟是『峨嵋知真』四个字。

孙禄堂又惊又喜，抬头望着老僧说：「难道
长老与真知大师有交？」老僧微微一笑说：「难
道你不是去寻峨嵋知真？」二人相视大笑。孙禄
堂似在梦中，他要老僧点破这迷魂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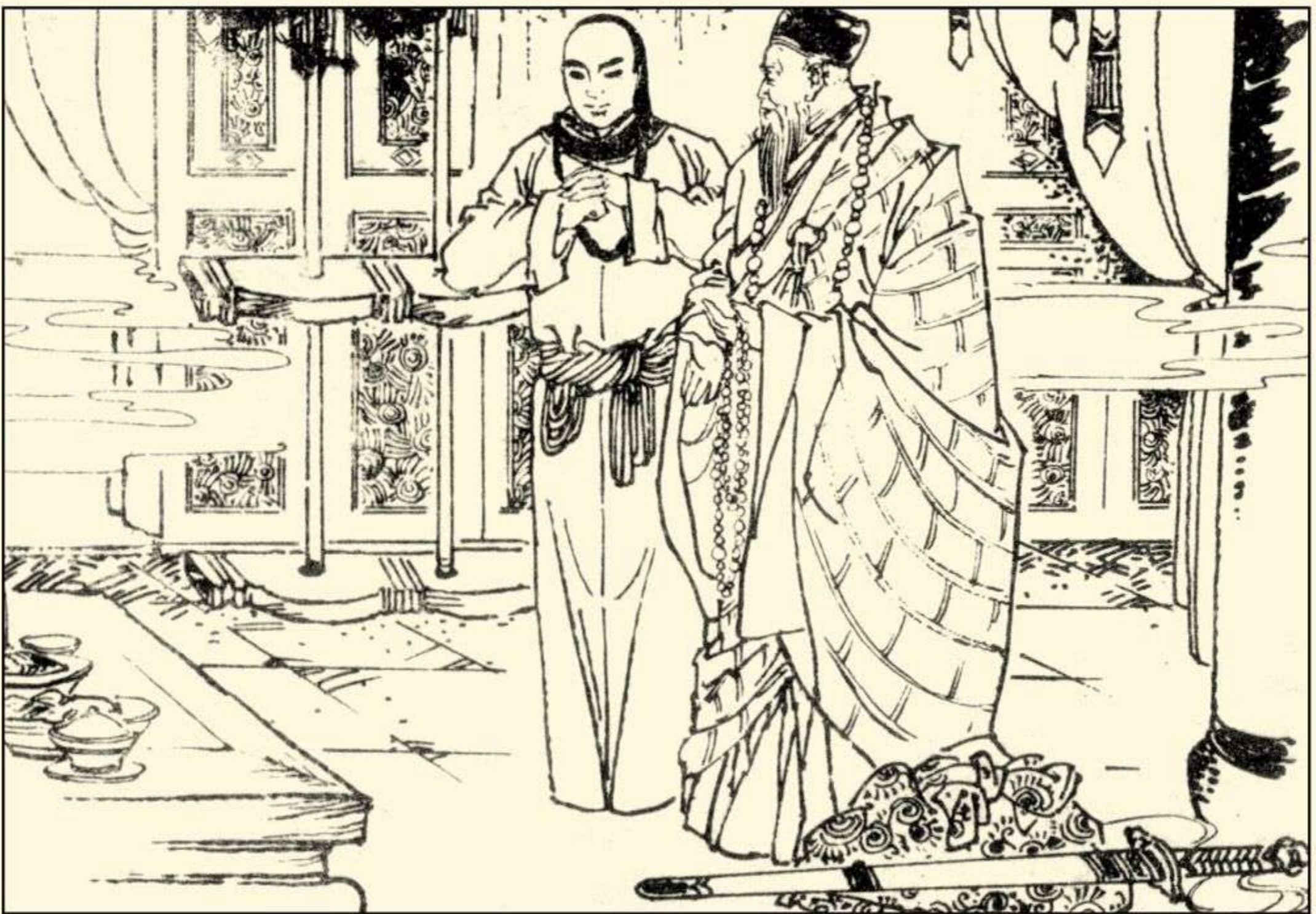




原来，这老僧法号知明，十五岁受禅峨眉山，在峨眉山与师兄知真同诵经文，共研武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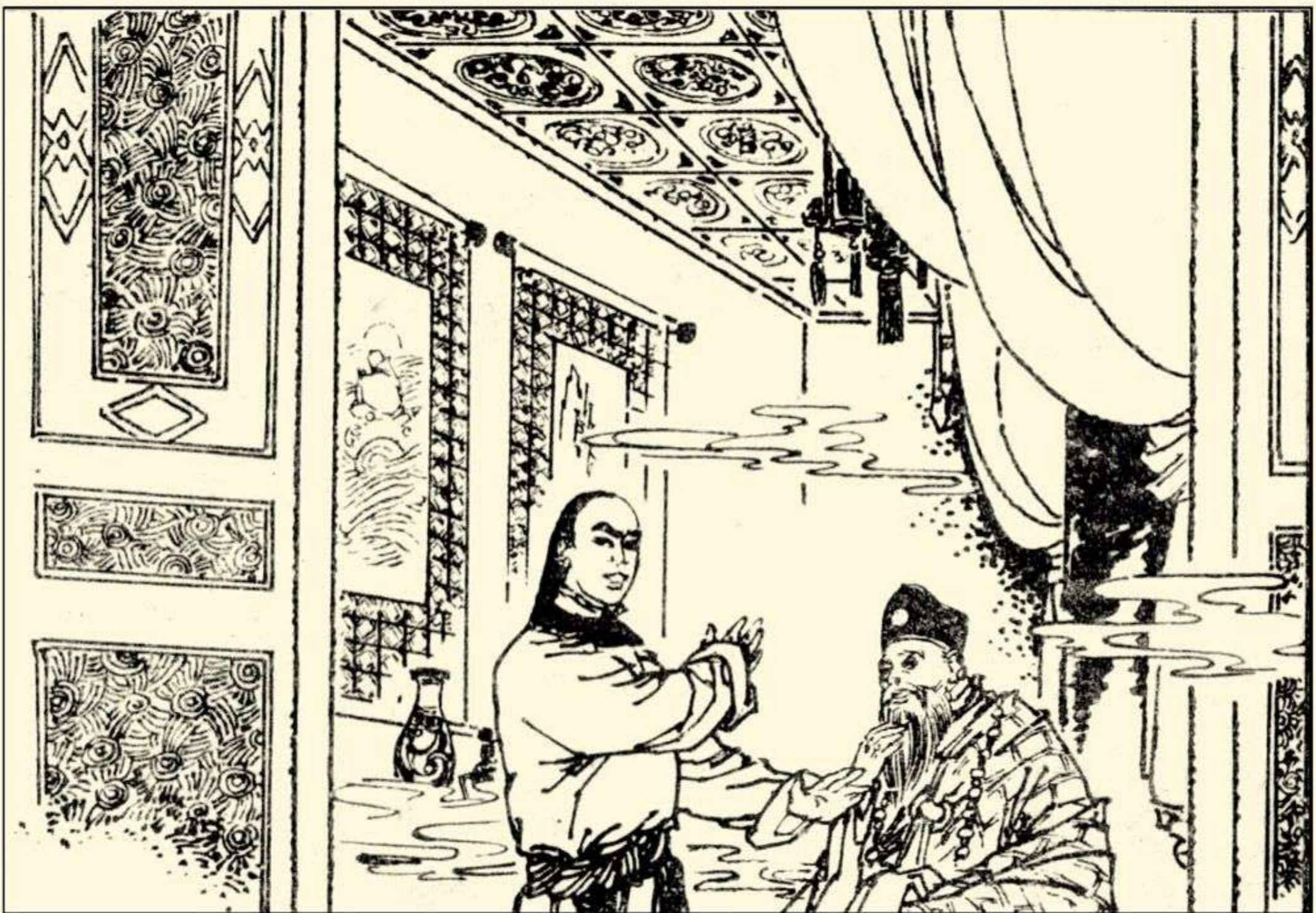
他三十岁时离开峨嵋山，来到法源寺，迄今整整三十年了。知明长老文武全才，每日习武不辍，虽然武技高强却从不显露，所以，世间少为人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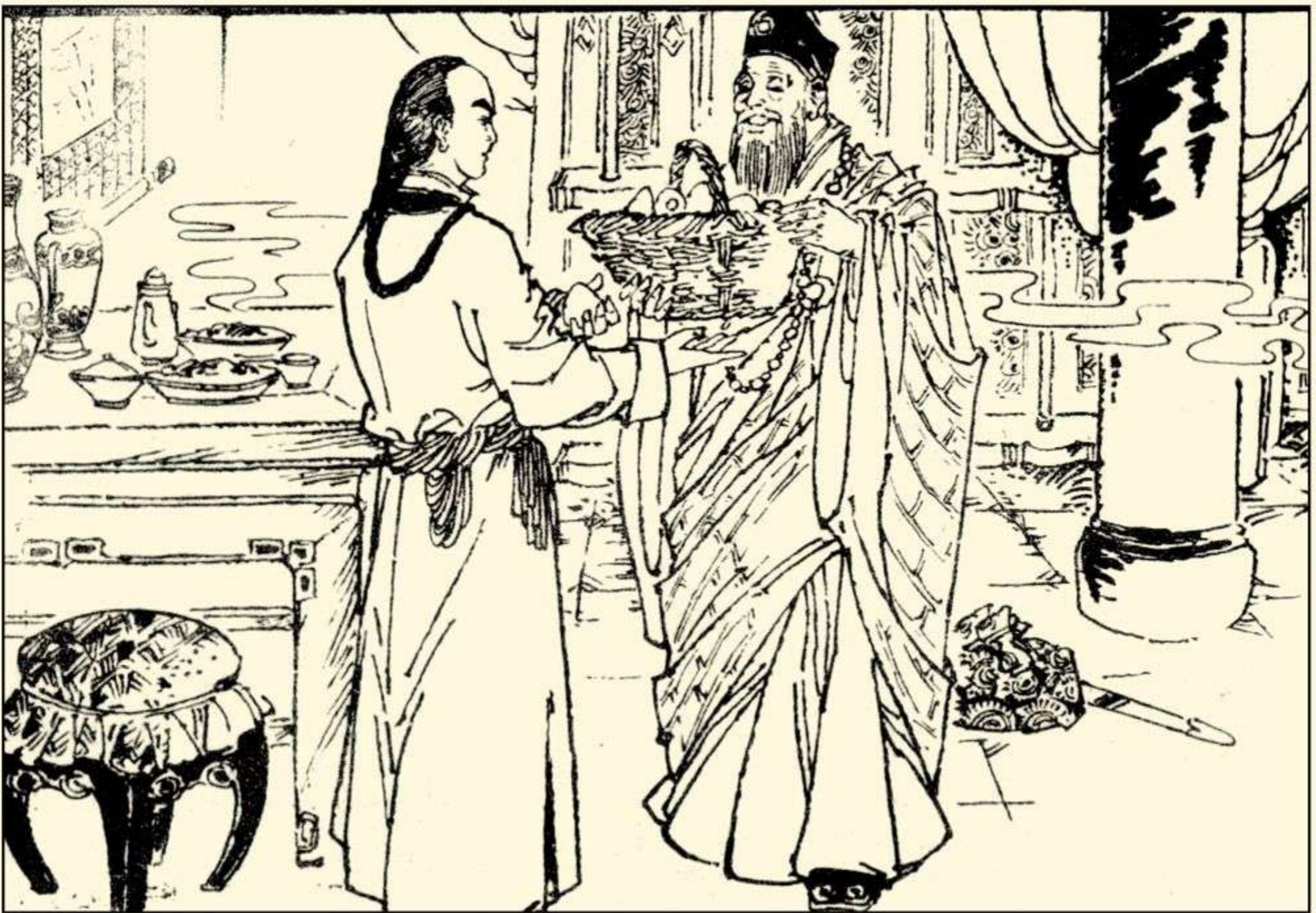




知明长老告诉孙禄堂，昨日有位游方道士曾来寺中，说起他要入川寻知真习艺的事，并要长老多多关照。长老指指地上的褙裤和朝虹剑，说道：『这两件东西被送到寺中，老衲看过里面的书稿，方知是你的东西。』

孙禄堂心中仍旧感到疑惑不解，他刚要问时，只听寺外传来阵阵猿啼声，心下一惊，便说：『不好，有一群凶恶的黑猿追我到这里，请长老回避一下吧。』





知明长老扬头一笑，说：『你的东西就是它们送来的，你该感谢它们才是』。说罢，取来一竹篮子包米面窝窝，递给孙禄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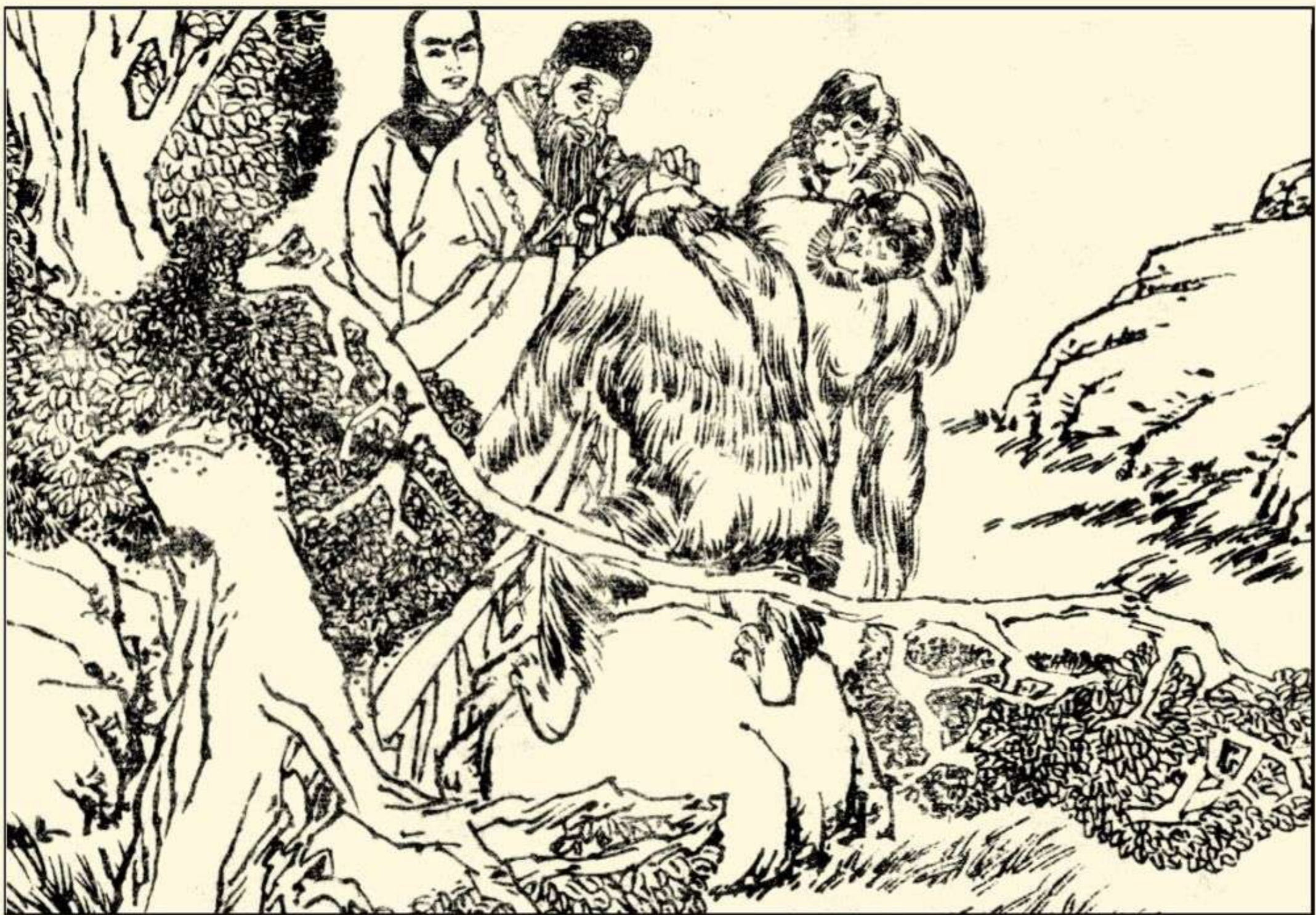
知明长老神秘地一笑，说道：『这算是你给它们的见面礼。』孙禄堂心有余悸，又不好开口，只好提着竹篮跟着长老，走出禅房。





二人来到后院，这寺院后墙紧连着山崖，崖壁上的古松柏一直跨过院墙，横卧进院，似群龙飞腾一般。知明长老把手指放进口中，冲着山峰连连呼哨三声，说：『我把它们给你请来了。』

说话间，只见那一只只凶恶的黑猿，从树枝上窜跳而下，变得温驯极了，个个欢喜雀跃，手舞足蹈地围在长老周围等着吃食。孙禄堂仔细数来，共有十三只黑猿，却不见那最凶最大的家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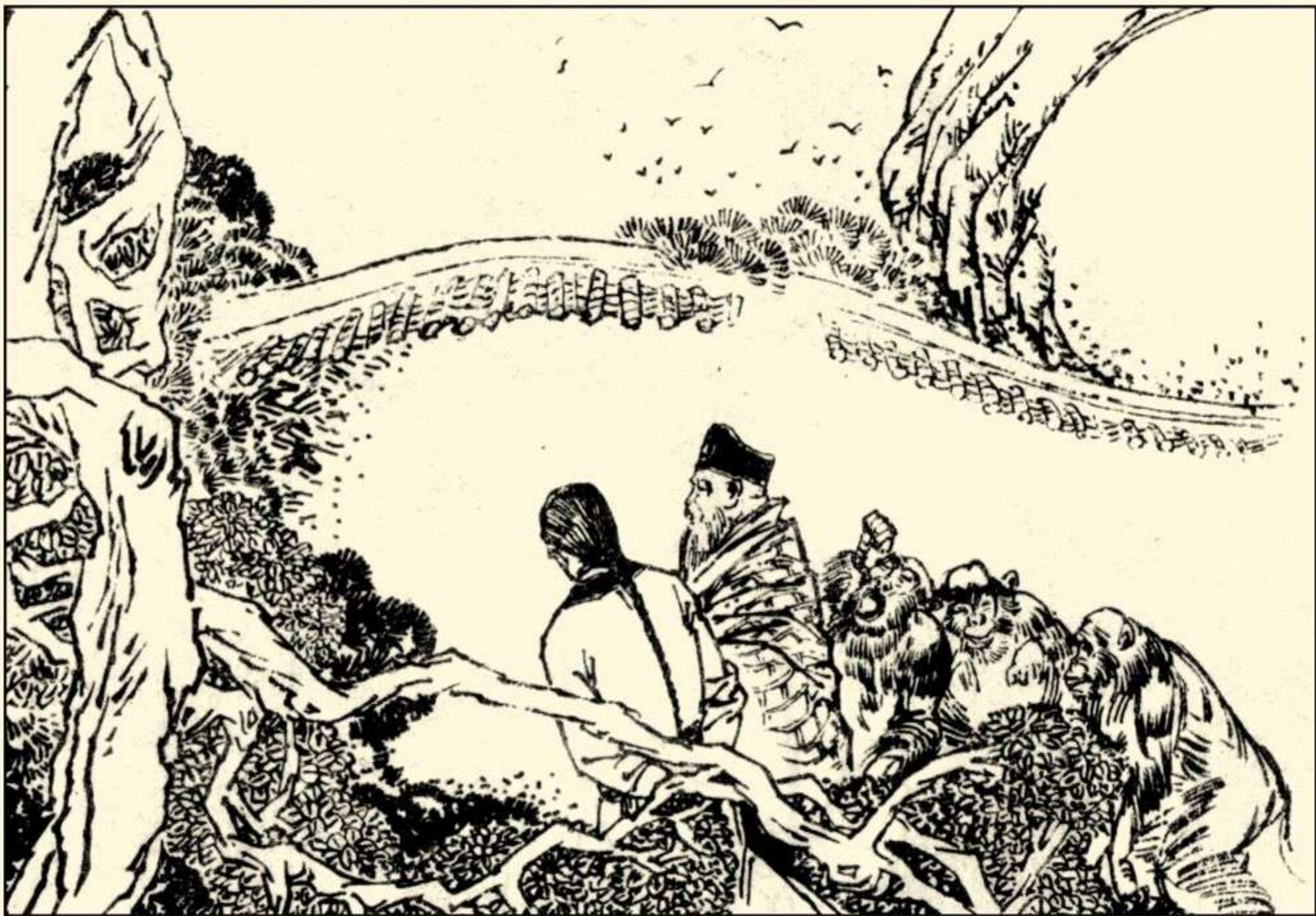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正在找时，只觉头顶上松枝震动，『咔咔』作响，那大黑猿手中提着一只木桶，腾空而下。

知明长老，在黑猿头顶轻轻一拍，又冲他摆手，那黑猿，脖子一缩，提着木桶乖乖地朝禅房跳跃而去。





孙禄堂望着那大黑猿远去的背影，不解地摇摇头。知明长老一边把吃食分给这些黑猿，一边认真地对孙禄堂讲起这群黑猿的来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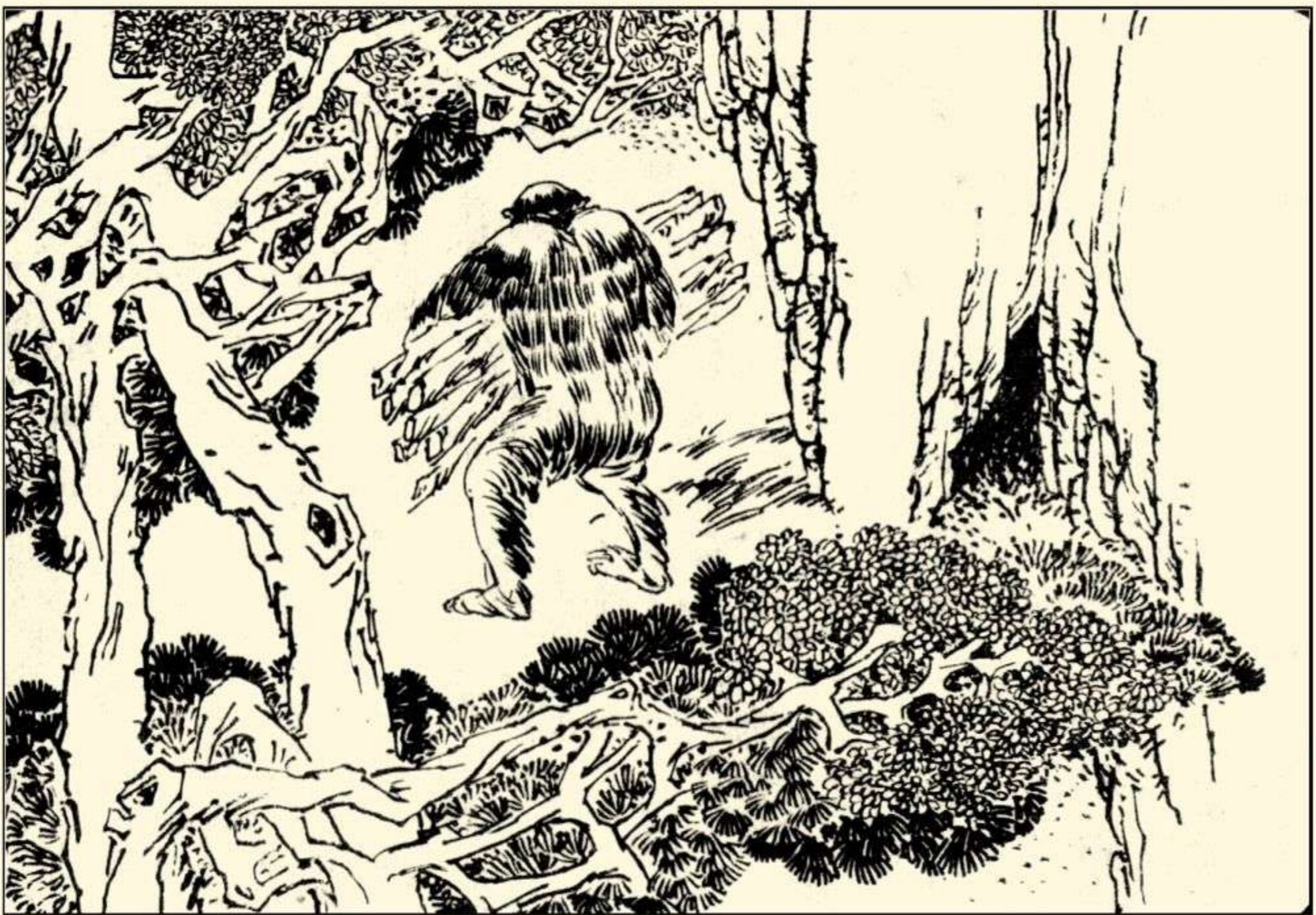
十年前的一天早晨，知明长老到山上砍柴，偶然捡到一只被大猿失落的小雄猿，看样子，它出世只有两个月。知明长老动了慈悲之心，把它抱回寺中。





三年后，它长成了一只健壮的大黑猿，在知明长老的驯养下，它学会了拾柴、扫院子等许多活计。

后来，知明长老送它归山，它却不肯离去。不久，知明长老在山上为它寻了一个石穴，它才在那里住下，只是常常抱着一捆柴送回寺中。





不知什么时候，它和一只雌猿成了家……几年之中，它们就生下了这么多子女。

知明长老对孙禄堂讲：「昨天下午就是那只雌猿把你的东西送到庙中，因为听那游方道士讲过你的轻功极好，又知那群黑猿不会伤害你……」说到这里，长老笑了，「我也是想看看你是怎样在猿窟脱险；所以一早我就等你。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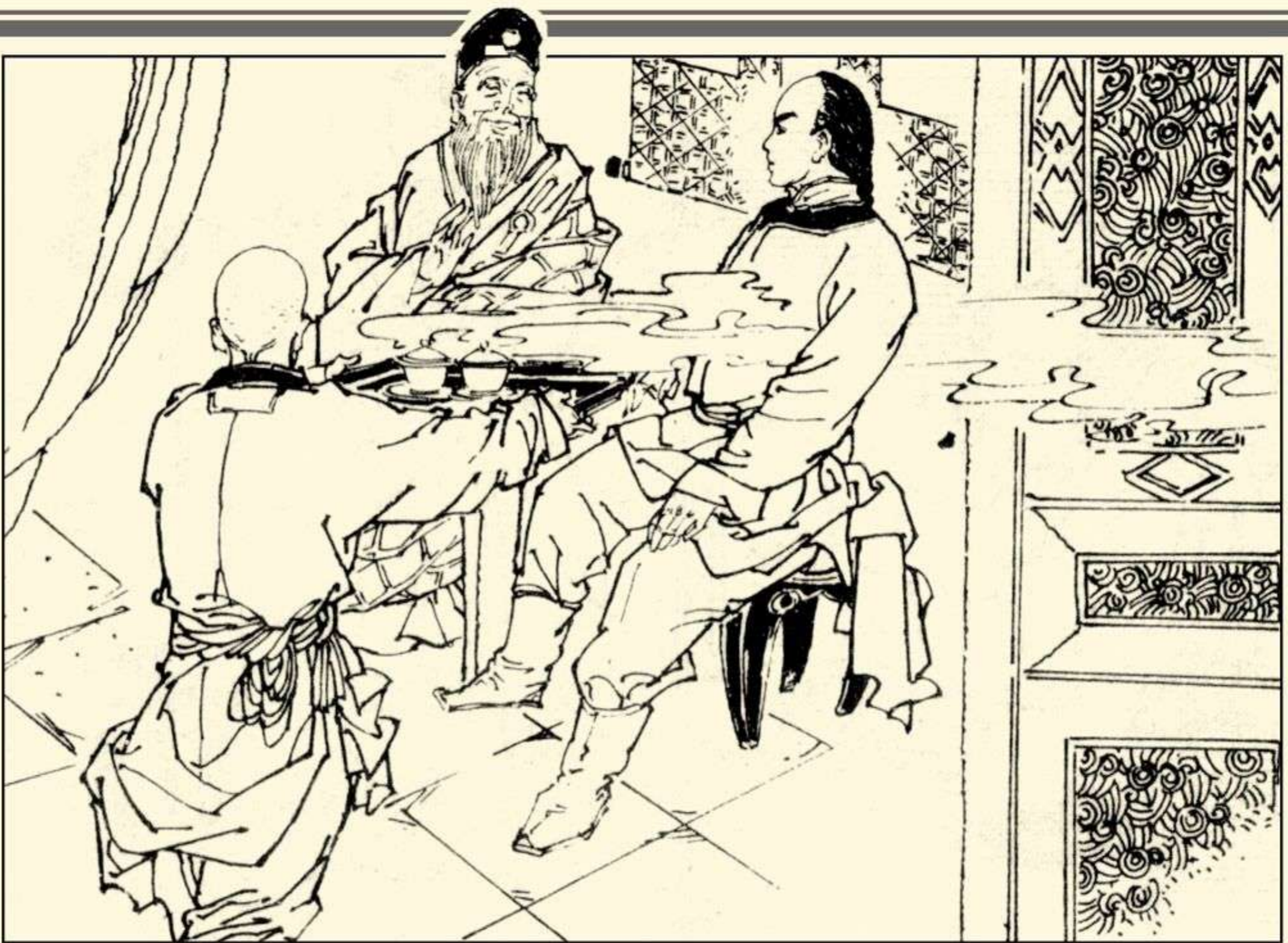
孙禄堂知道，这位知明长老绝非一般禅师可比，他实实在在是位身怀绝技的世外高人，不禁对知明长老油然而敬，深施一礼说：「今遇大师，晚辈三生之幸，万望大师赐教。」知明长老点头微笑。

长老冲那黑猿击掌三声，黑猿们立刻窜上松树，攀上山崖，啼叫着，消逝在树丛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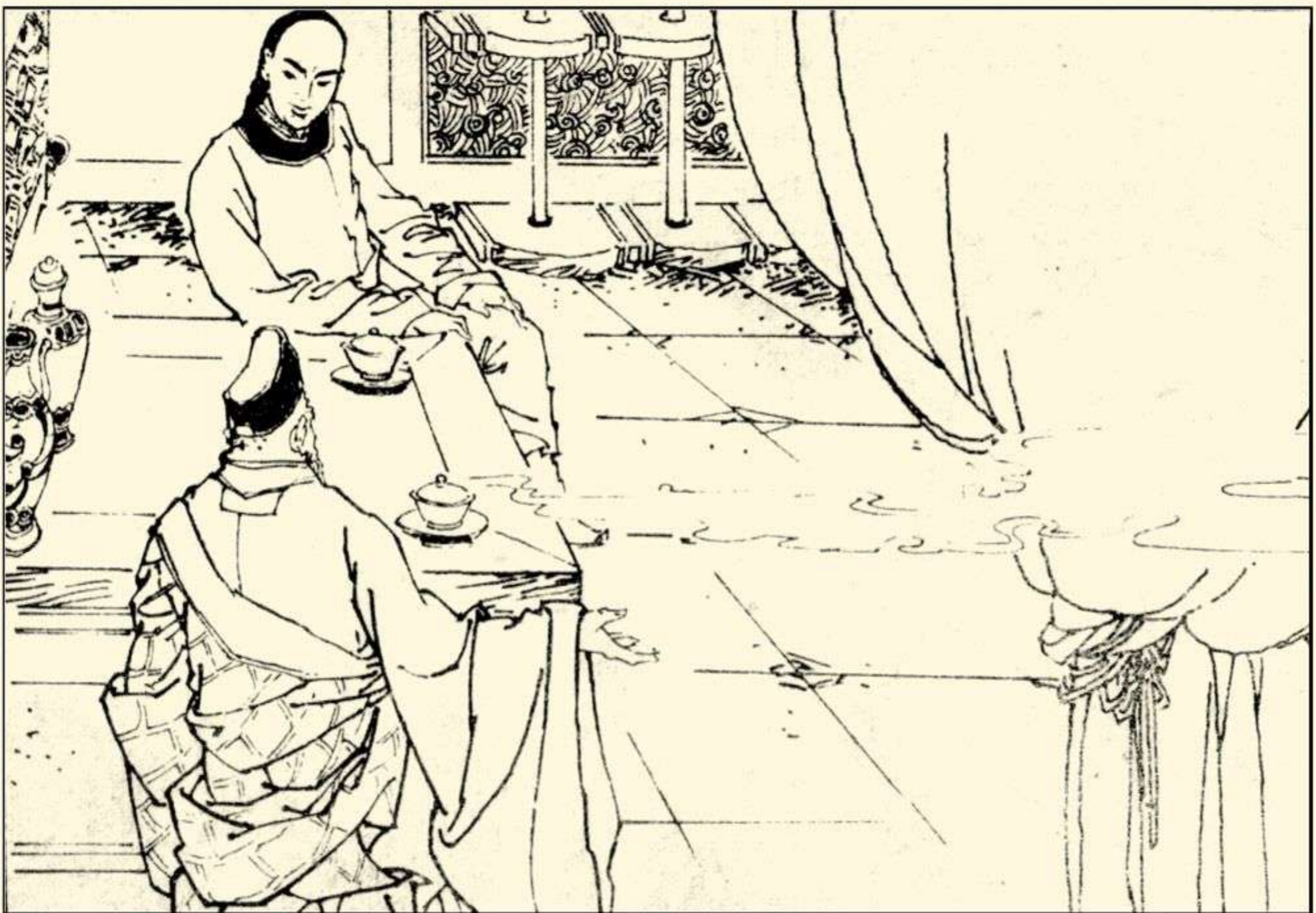


知明長老審視着孫祿堂，說道：『你不懼艱險，千里求師，老納深深敬佩，如蒙不棄，可屈居寺中，老納願將生平所學傾囊相授。』



转眼间，过了两个多月。一天，孙禄堂谈起要登峨嵋山寻访知真大师的事儿。知明长老道：「知真是老纳的师兄，武学，文学都胜老纳十倍，只是师兄性格暴烈，喜打抱不平，浪迹江湖，行踪不定，连老纳也不易见到他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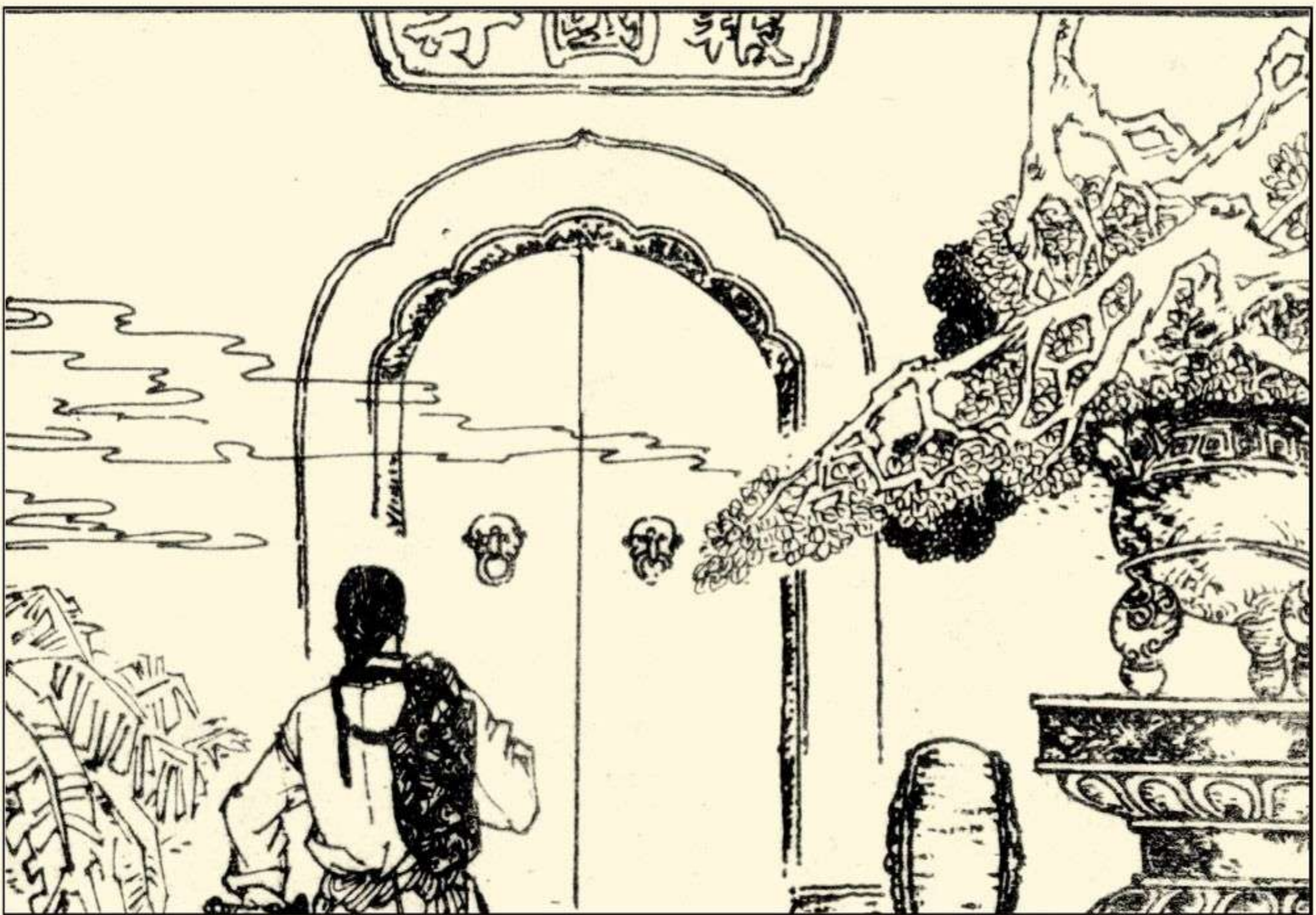
孙禄堂听了，不禁长叹一声，脸上呈现出一片愁云。知明长老安慰说：『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只要你矢志不渝，不怕挫折和困难，定能访到知真大师。现在天气渐寒，待到初春时，再去峨眉山。』





这样，孙禄堂又安下心来，继续从师知明长老研习武术。弹指间，春回大地，万物复苏，孙禄堂挥泪拜别了知明长老，继续奔向峨嵋山。

孙棘堂一路攀登，终于来到峨嵋山。这天中午，他走到一座雄伟壮观的寺院前，只见山门紧闭，匾额上斗大金字『报国寺』。





孙禄堂上前敲开山门。一位二十余岁的小僧站在门口，双手合十，口称：『阿弥陀佛、不知施主到此何事？』

孙禄堂拱手施礼，讲明来访知真大师之意。那小僧说道：「尊师于年前外出云游，至今尚无音讯。」孙禄堂暗暗叫苦，不禁双眸湿润，小僧默默点头，说道：「施主涉千里之险来峨嵋山，大志可嘉，请进寺院一叙。」





孙禄堂随僧进入了山门，一连穿过几座院落，来到两间小巧雅致的禅房前。这两间禅房四方方，造型别具一格，周围翠竹依傍，更使人感到古雅深幽。

那僧人指着两间禅房说：「这便是尊师的一间书房，一间卧室。」孙禄堂见那卧室门口，竖立着碗口粗的大竹排列成的竹排；那书房大门上的铁环没有加锁，却被手指粗的铁棍绞缠在一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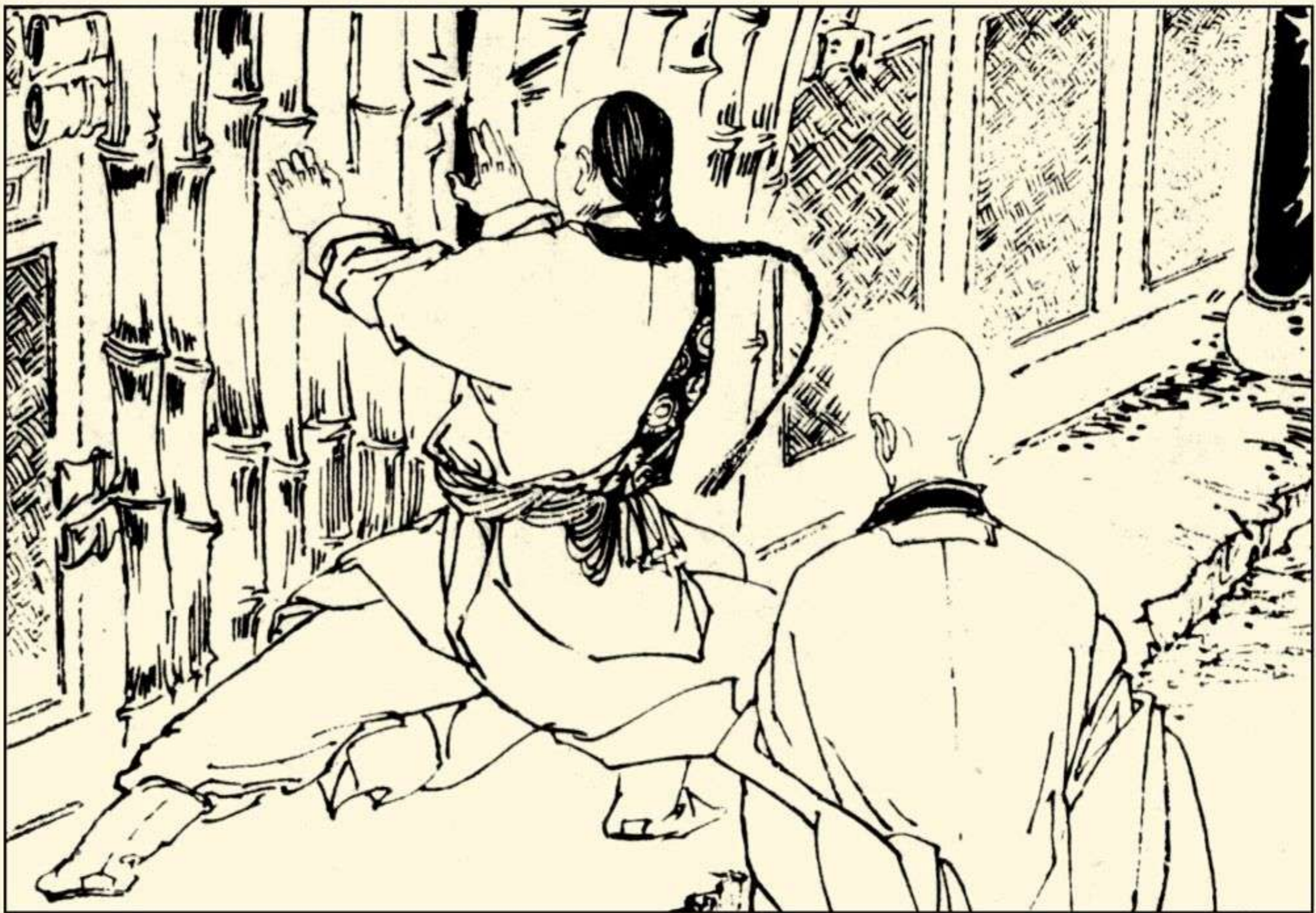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僧人见孙禄堂疑惑不解，便说：『吾师天性好静，这间做卧室的禅房别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，吾师每次出入，则用掌插入竹排缝隙之中，用力一撑，整个身子便顺着捍开的缝隙一闪而入，此乃吾师的分水禅功也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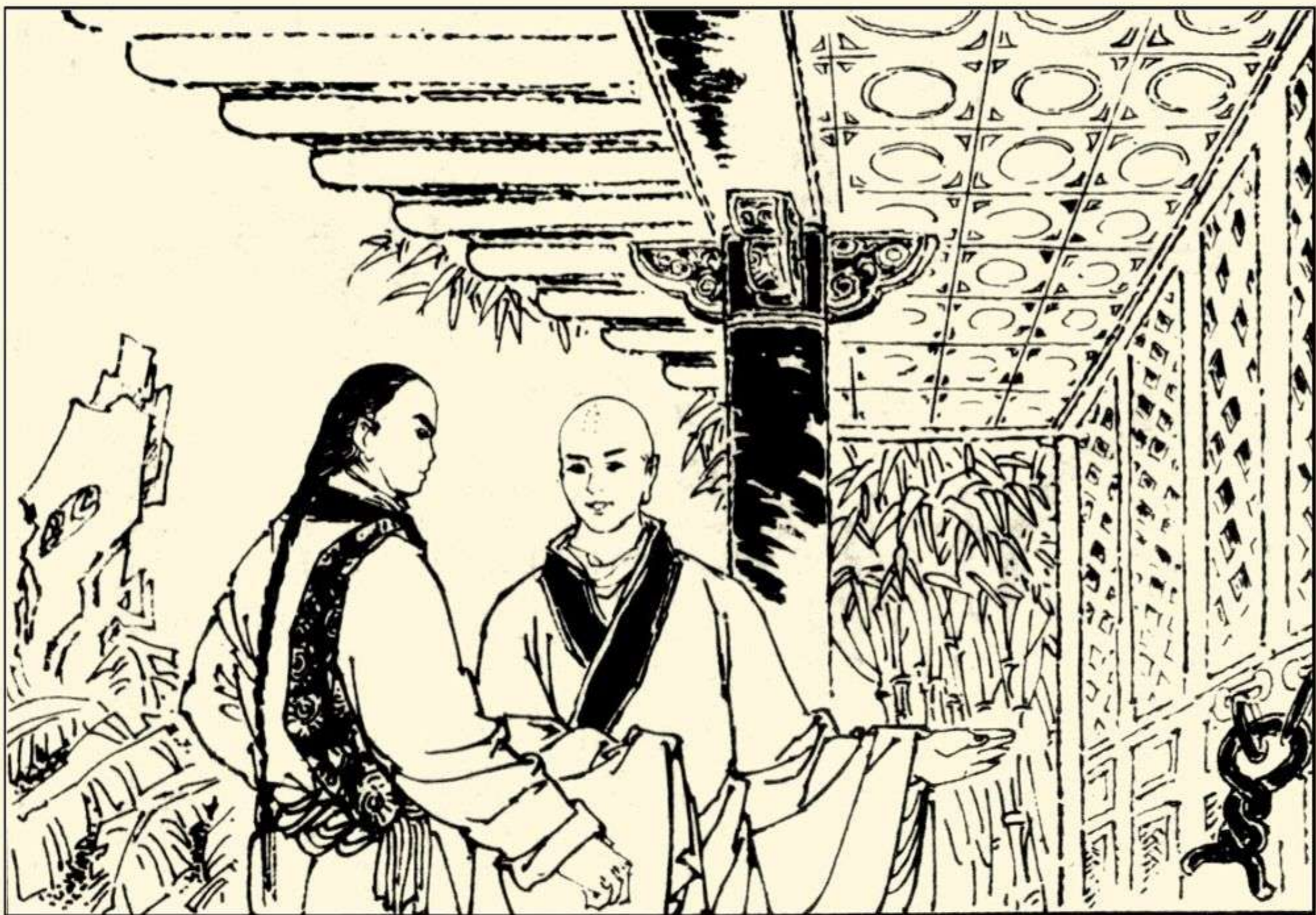
孙禄堂暗暗称奇。他走到禅房前，把右掌插入竹排，运用内功之力，那竹排虽已被他撑开，若想跃身而入，却是无能为力了。僧人在他身后笑道：「施主能一掌分开竹排，也可谓功力不浅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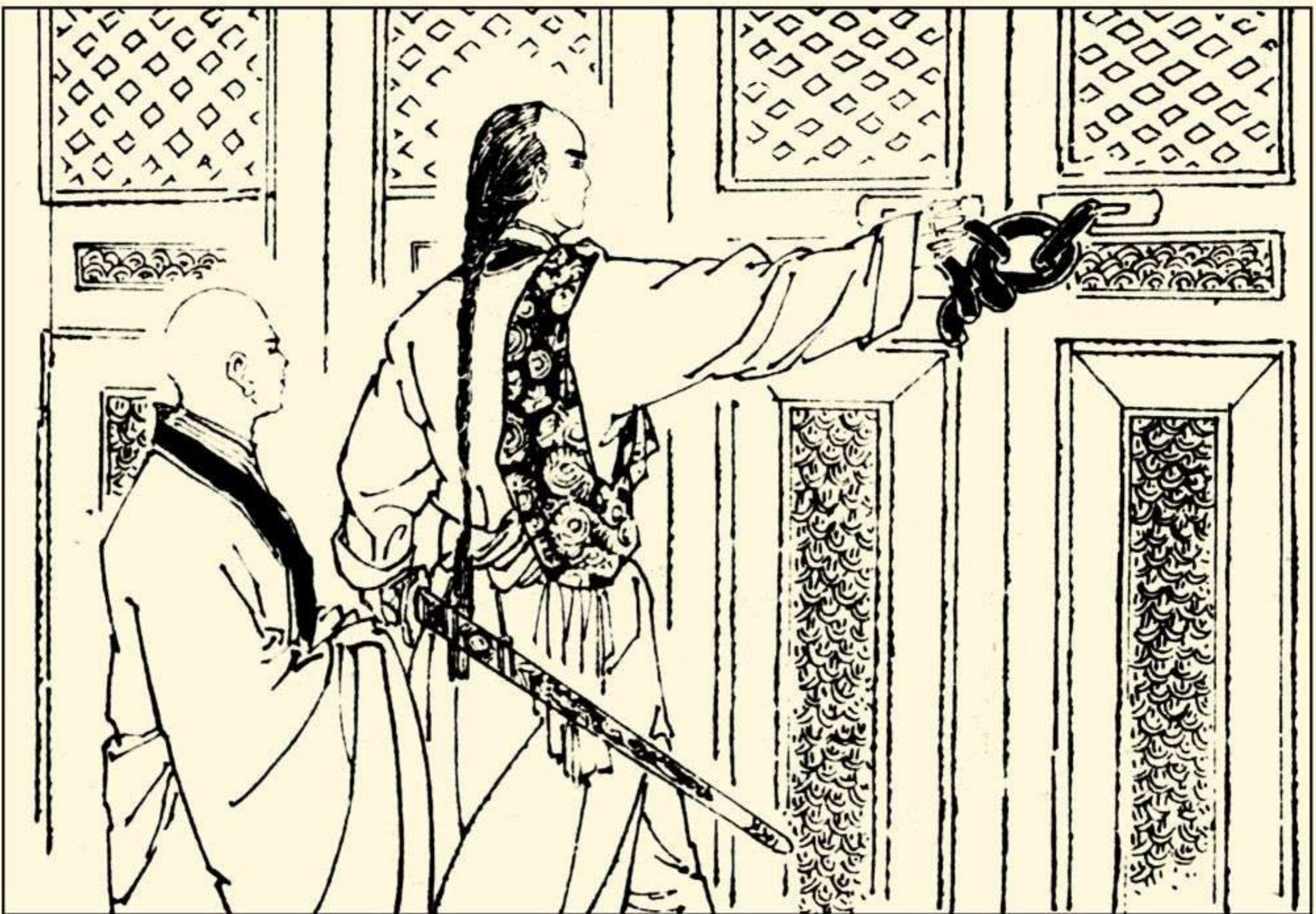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孙禄堂抽回手掌『咻巴』一声那竹排又严严实实地并在一起。他心中暗想：这每根竹子足可承受百斤之力，这十根大竹，手上若无千斤之力怎能分开；身无风电之神速，又怎能进入室中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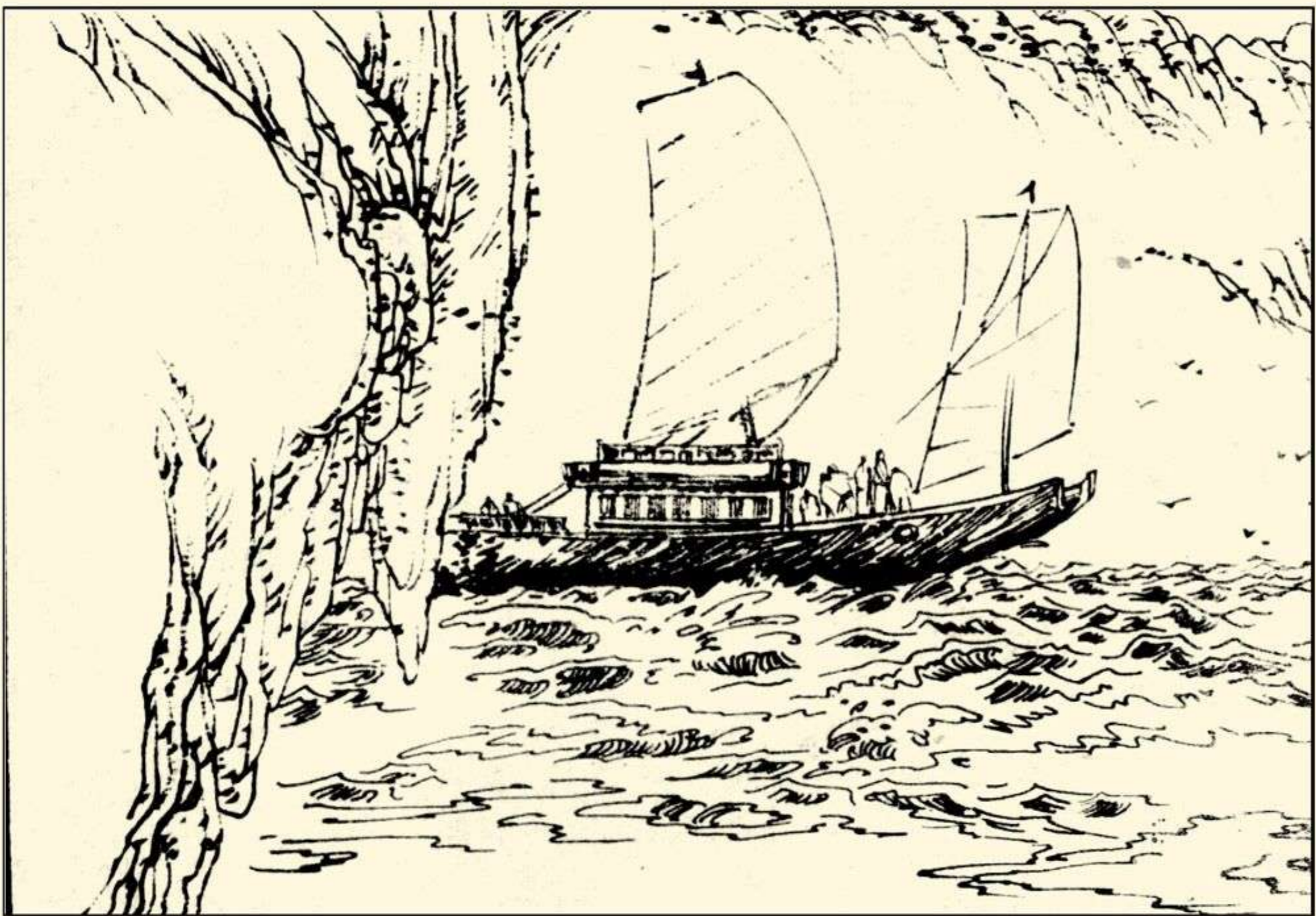
僧人指着书房门上的大铁环说道：『吾师外出，常用这铁棍贯两门环，合掌一搓，如搓麻绳般把两根铁棍绞在一起，以此代锁，无人能入。』





孙禄堂手摸门环，对知真大师的神力敬佩不已，更下定决心，不寻访到知真大师誓不回乡。

第三日，孙禄堂告辞僧人去寻访知真大师。他晓行夜宿，来到重庆，从重庆又登上客船沿江而下。





这一日，客船在宜昌码头停下，孙禄堂兴致勃勃地一面游览，一面寻访寺院。这日，他来到西陵山中。

突然，远处传来一阵微弱、绝望的呼喊声『救命啊——』孙禄堂急忙寻声奔去。





孙禄堂抬头一看，眼前一道几十丈高的绝壁，有一个人架在从崖缝横生出一棵松树上。

绝壁直上直下，犹如刀劈斧剁一般，那遇难人的四周都是光秃秃的岩石，再也没有一棵可登攀的树木。





孙禄堂在绝壁下心急如火，一时想不出怎样才能从这样高的绝壁上把遇难人救下来。

他突然看到绝壁顶上的几棵树木，顿时有了主意，他急忙抽出朝虹剑砍来几条青藤缠在腰间，身后还拖了一条条长长的『尾巴』。





他快步走到绝壁前，丹田提气，运用轻功，手指紧紧抠着岩石的棱角，脚尖登着岩石的缝隙飞快地向上爬。

开始还顺利，他一口气爬上了十余丈高。不料，越爬困难越大，那岩石的棱角变得园滑，两只手还可勉强抠住石缝，双脚却已无法用力。





此刻，孙禄堂把全身的力气几乎都运用到两只手上。绝壁陡直，令人心惊目眩，他静心提气，不慌不乱慢慢向上爬。足足用了半个时辰，他才爬到了那遇难人的身边。





孙禄堂看看离崖顶还有一丈多高，这段岩壁光滑得很，岩石间的缝隙也只有韭菜叶子一般宽窄，手指也难以抠进。他把青藤的一端紧束在老汉的腰间。

他小心翼翼地踩着小松树，慢慢转过身体，抬头望着崖顶，盘算着如何爬上去。





突然，他觉得胸前被什么东西咯了一下，伸手往怀中衣袋一摸，立刻有了主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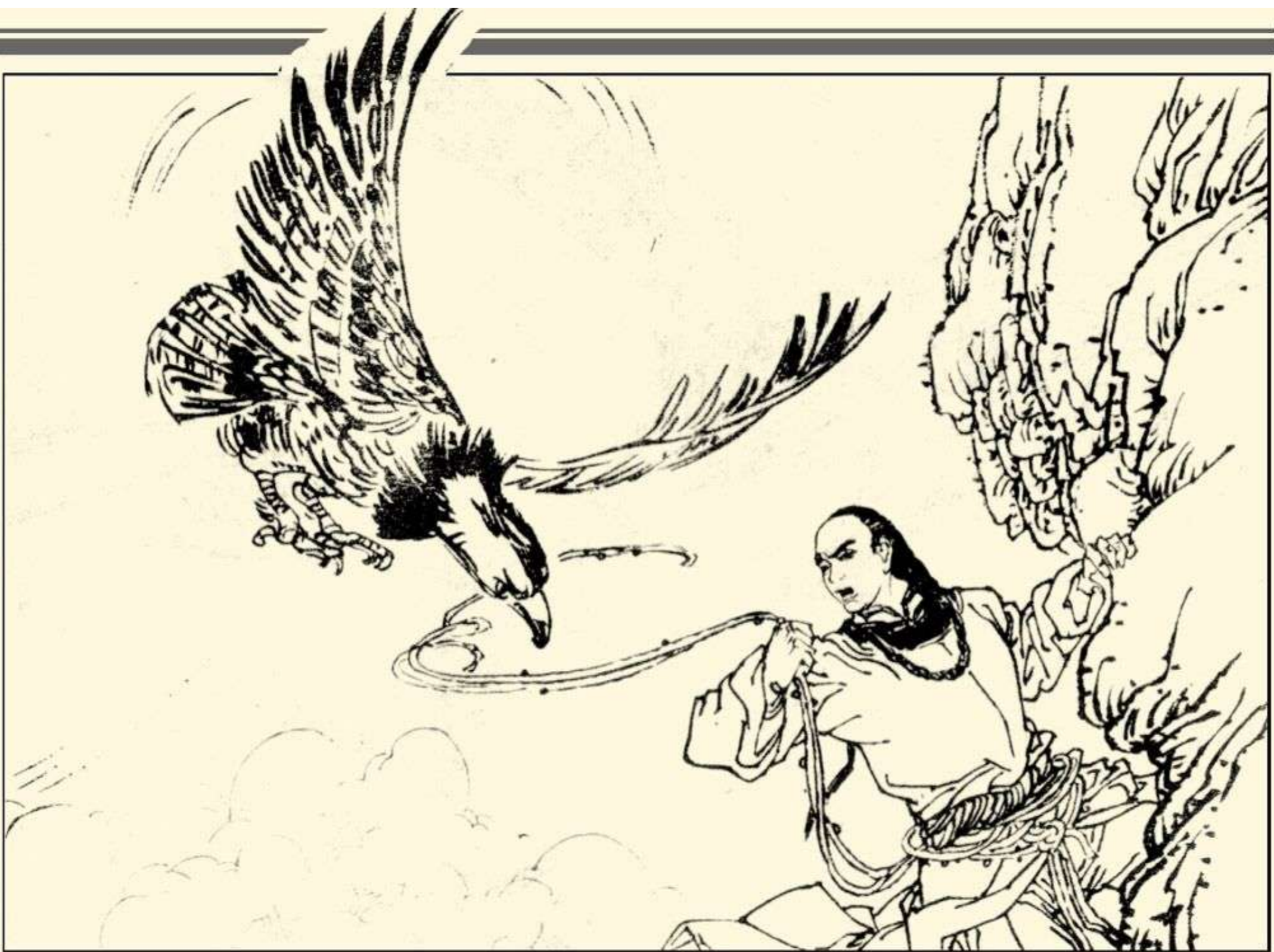
他从怀中掏出了两枚铜钱，用手指紧紧捏住铜钱，插进岩缝，双脚悬空，继续向上爬。





猛然间，听到头顶上方传来『吱呀』一声尖利刺耳的叫声，只觉一阵冷风直吹下来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孙禄堂抬头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，一只凶猛的山鹰正瞪着一对怪眼，气势汹汹地向他猛扑下来。

孙禄堂知道这是一只猛禽，它有锋利的爪和钢刀一样的钩状嘴，十分厉害。他不敢轻敌，急忙退回小松树上。挥动手中青藤狠狠向山鹫抽去。





「拍」地一声，正打在山鹫的翅膀上，那山鹫尖厉地叫着，腾空而起，空中落下几根羽毛。

孙禄堂知道那只山鹫不会甘休，果然，它在空中盘旋了一阵子，又尖厉地叫着，疾如闪电，更凶狠地俯冲下来。孙禄堂挥动青藤连连还击，山鹫被打得羽毛四飞，仍是不肯逃去。





孙禄堂心中盘算，必须要打它的致命之处，才能脱离这个险境。他乘山鹫又在腾空盘旋之机，用力把一块岩石抠下来，抓在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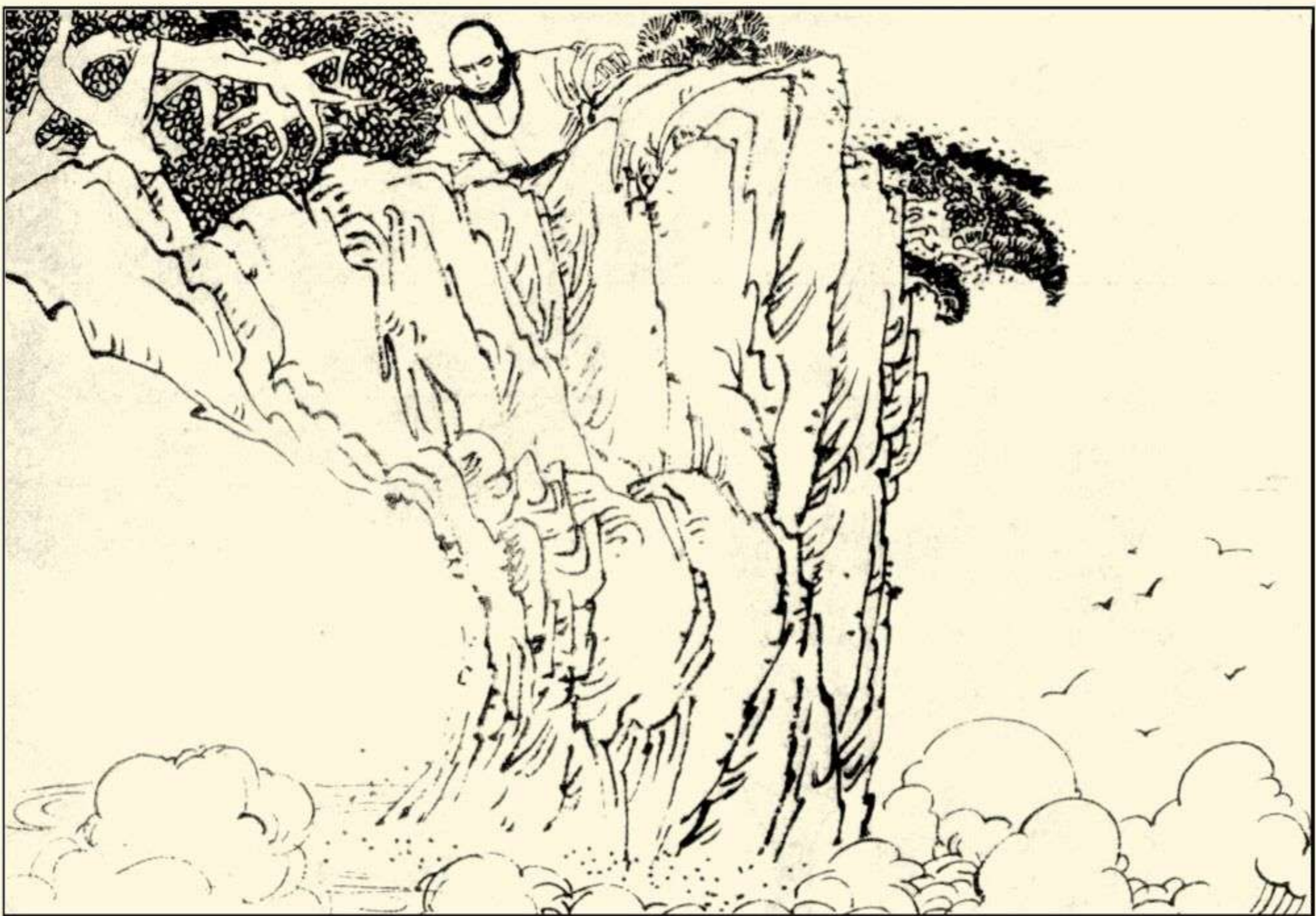
山鹫几次受到打击也被激怒了，又猛烈地煽动翅膀，俯冲下来。孙禄堂看得真切，挥手扔出石块，『拍』地一声，这一石正好击中山鹫的头。





那山鹫惨叫一声，一头向绝壁下面栽去。孙禄堂趁机又抠下一块岩石，等了好一阵子，不再见那山鹫飞来，他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太阳已经落山了，孙禄堂不敢耽误，手捏铜钱，一直爬上了崖顶。





他站稳步子，双膀用力，把昏迷不醒的老汉拉了上来。

好久，老汉才醒过来，他看看面前这陌生的年轻人，突然拜倒在地，一边磕头一边说：「谢壮士救命之恩，容老朽来世再报您的大恩大德。」





孙禄堂忙扶起老汉，问他如此年迈为什么还要攀这高崖绝壁。老汉长叹一声，老泪交流，向孙禄堂讲起自己的身世。

这老汉名叫郑辉祖，今年七十岁了，几代人
身居西陵山中，以采药为生，祖传专治跌打损伤
、红伤、内伤的秘方，十分灵验。





郑辉祖为人诚恳和善，常常为山里的猎户、樵夫和穷乡亲们治病，方圆百余里颇有名气，人送绰号『药仙』。

这药仙膝下无儿无女，同老伴相依为命。前日，突然有几个壮大汉子闯进家门，他们命药仙三日内调配好一百剂专治骨折、红伤的草药，若三日后拿不出，就连他老伴一块扔进长江。





药仙无奈，一连两日起早贪黑攀山越岭采集草药。

今日，走到这『百丈崖』时，忽然一阵头晕目眩，跌了下去。





药仙抹一把泪水说道：「若不是遇壮士舍命相救，老朽必死无疑，这绝壁叫「百丈崖」，又叫做「雕崖」，一般人是根本无法上来的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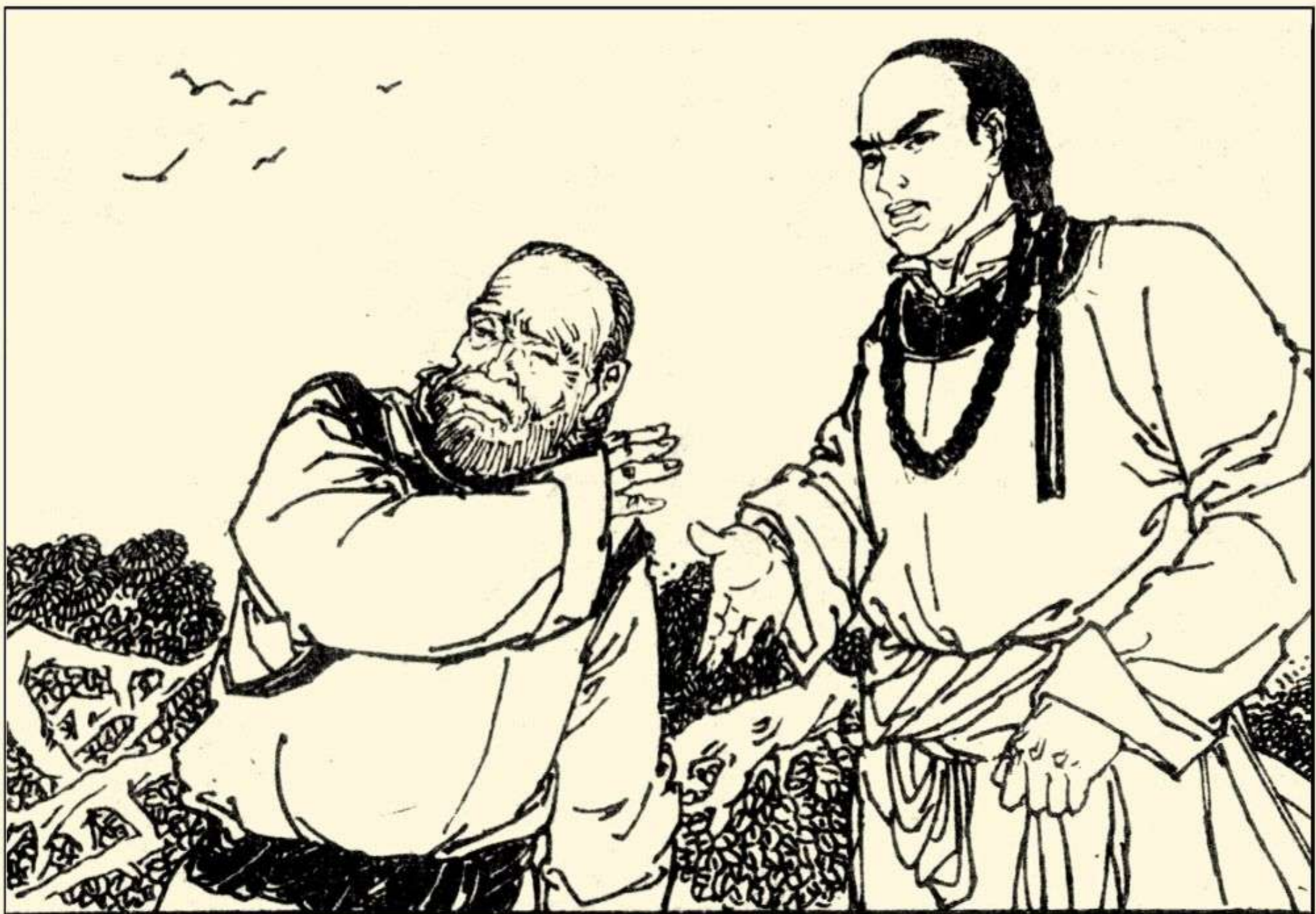
突然，药仙一把抓过地上的一个背篓，口中喃喃说道：「幸亏，这草药没洒下雕崖，不然，就是壮士救了我，明日拿不出一百剂草药也是活不成了。」





孙禄堂听罢，怒火冲天，他问是什么人胆敢这样横行不法。药仙说那几个壮汉都是江面上的水盗，是江洋大盗李天宝手下的喽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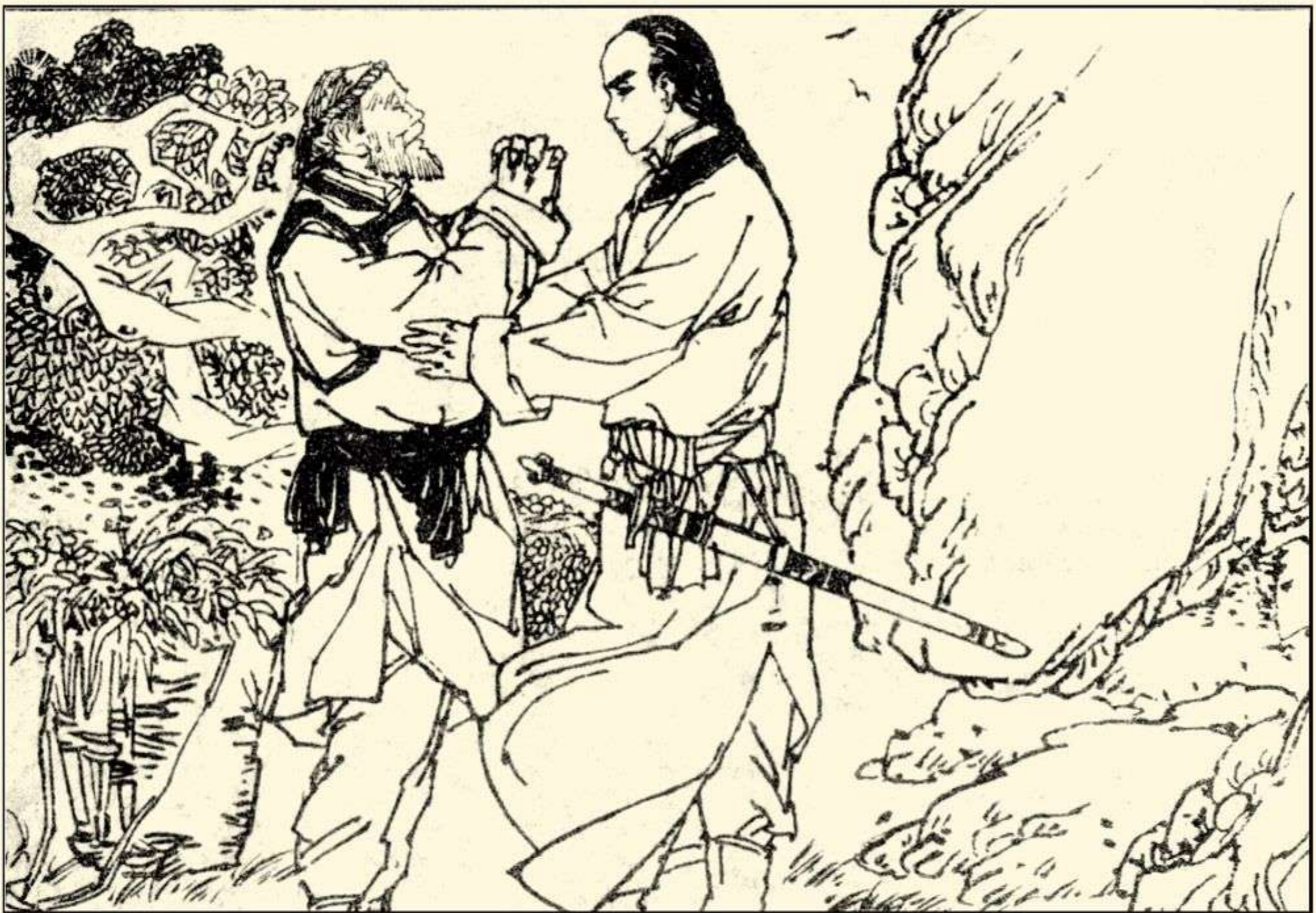
「那官府难道就不管么。」孙禄堂怒气不息。
药仙连连摆手说：「那李天宝正是县太爷的内
弟，谁敢管他。」





孙禄堂一掌击碎一块岩石，愤愤地说：『真是官匪一家，那李天宝要是让我遇到，一定要为地方除此一害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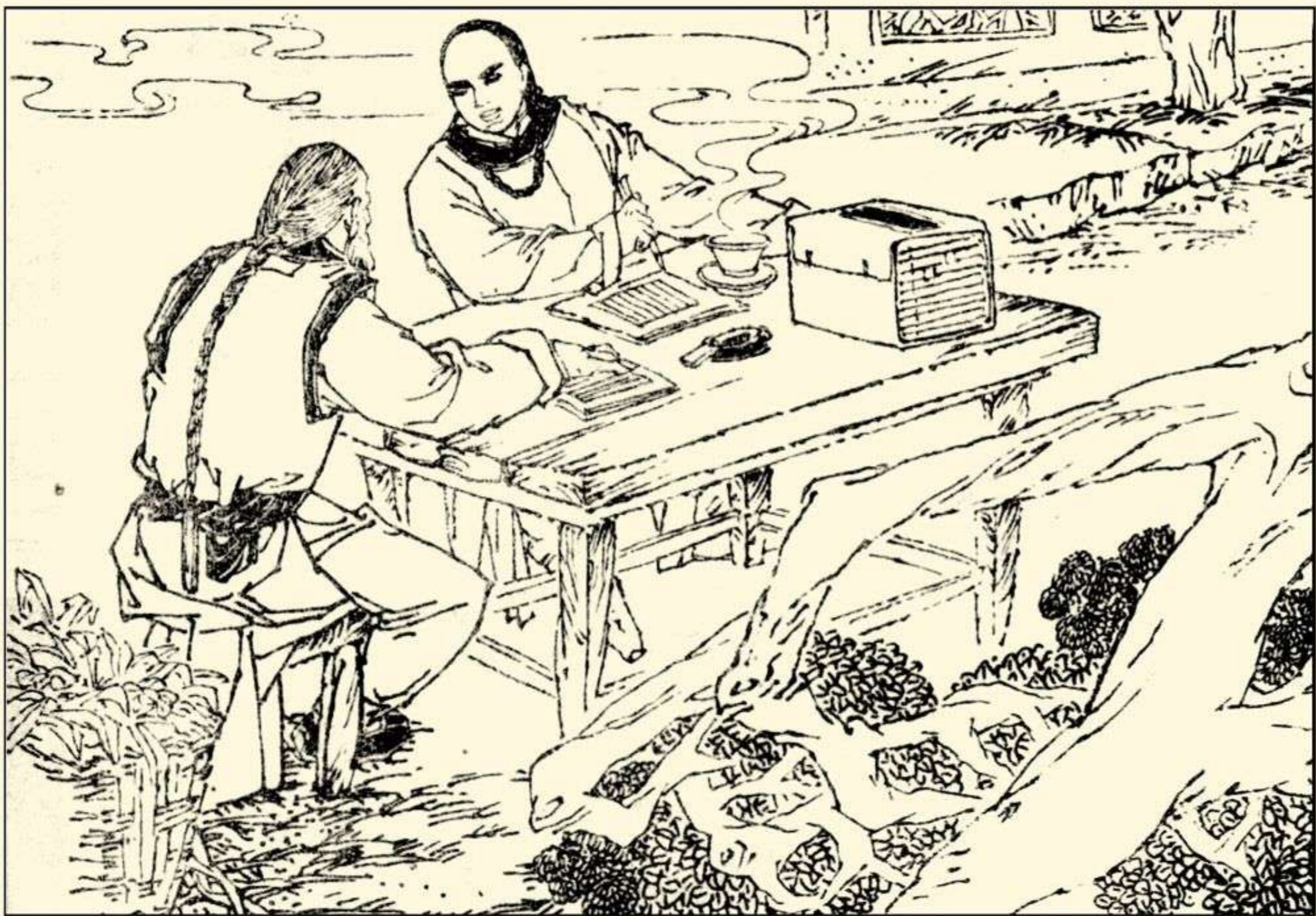
药仙敬佩地看着孙禄堂，说道：「我看壮士面带忠厚，又能见义勇为，救危扶困，老朽无以为报，家中有一本六代相传的秘本药书，老朽愿意相赠。」





孙禄堂心中大喜，暗想：我们习武之人难免有跌打损伤之时，药仙的秘本药书是很需要的。当下，他一直把药仙送回家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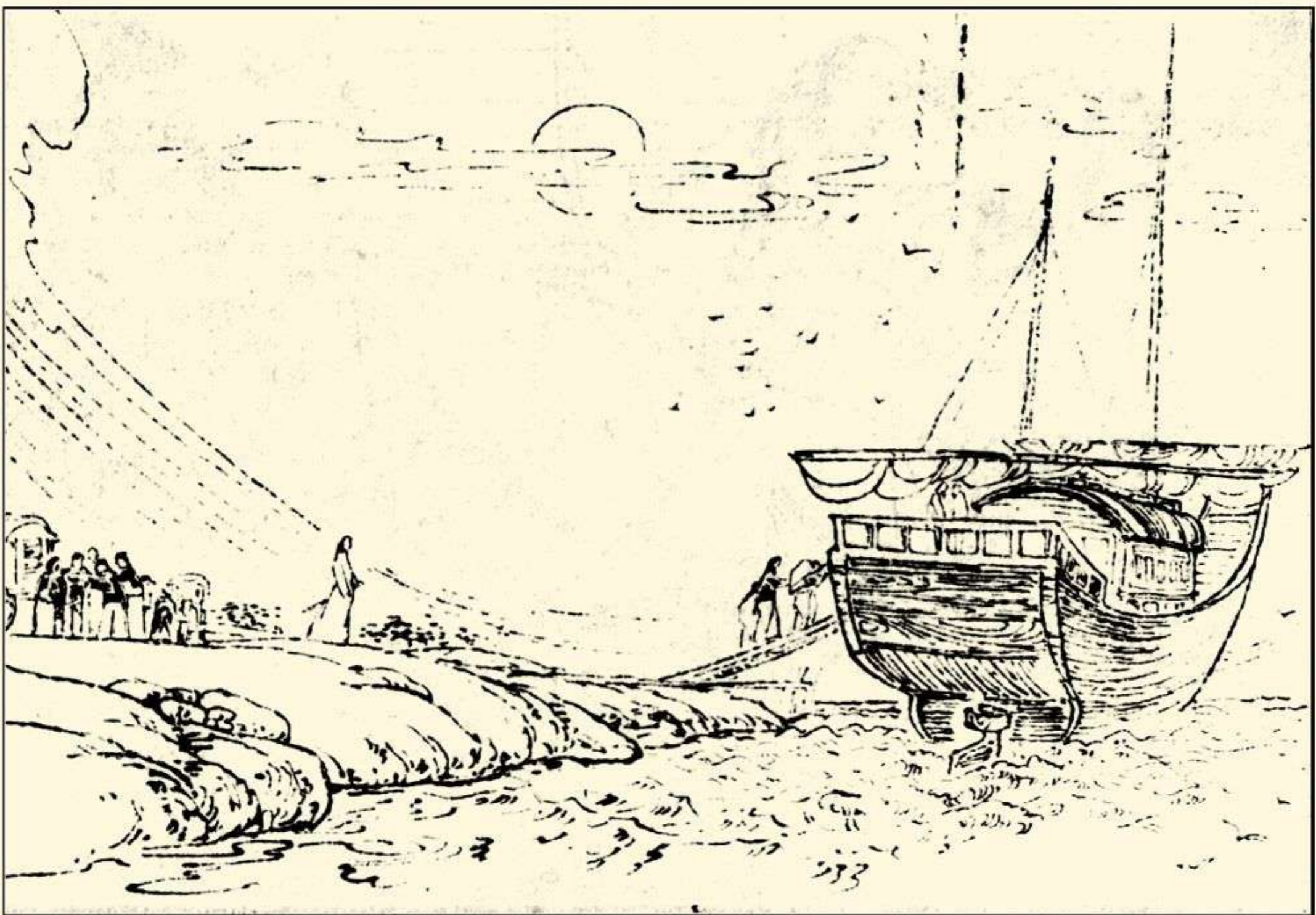
他不忍把药仙六代相传的秘本拿走，只把其中常用的一些药方抄了下来。





药仙又引他看了自己制药的房间，并把几种草药的调配方法讲给了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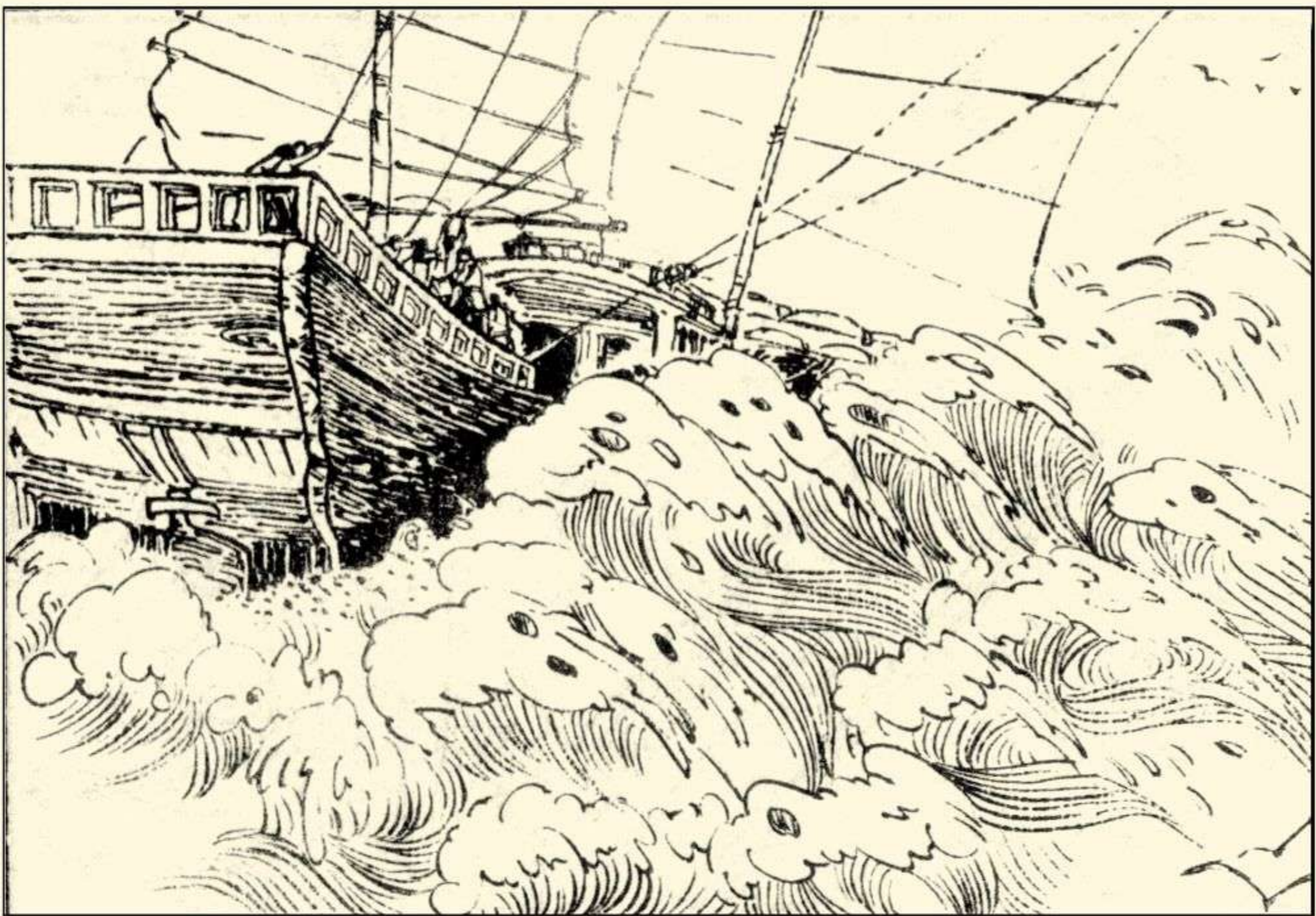
夜已深，一轮明月当空，孙禄堂拜别药仙回到码头，登上了客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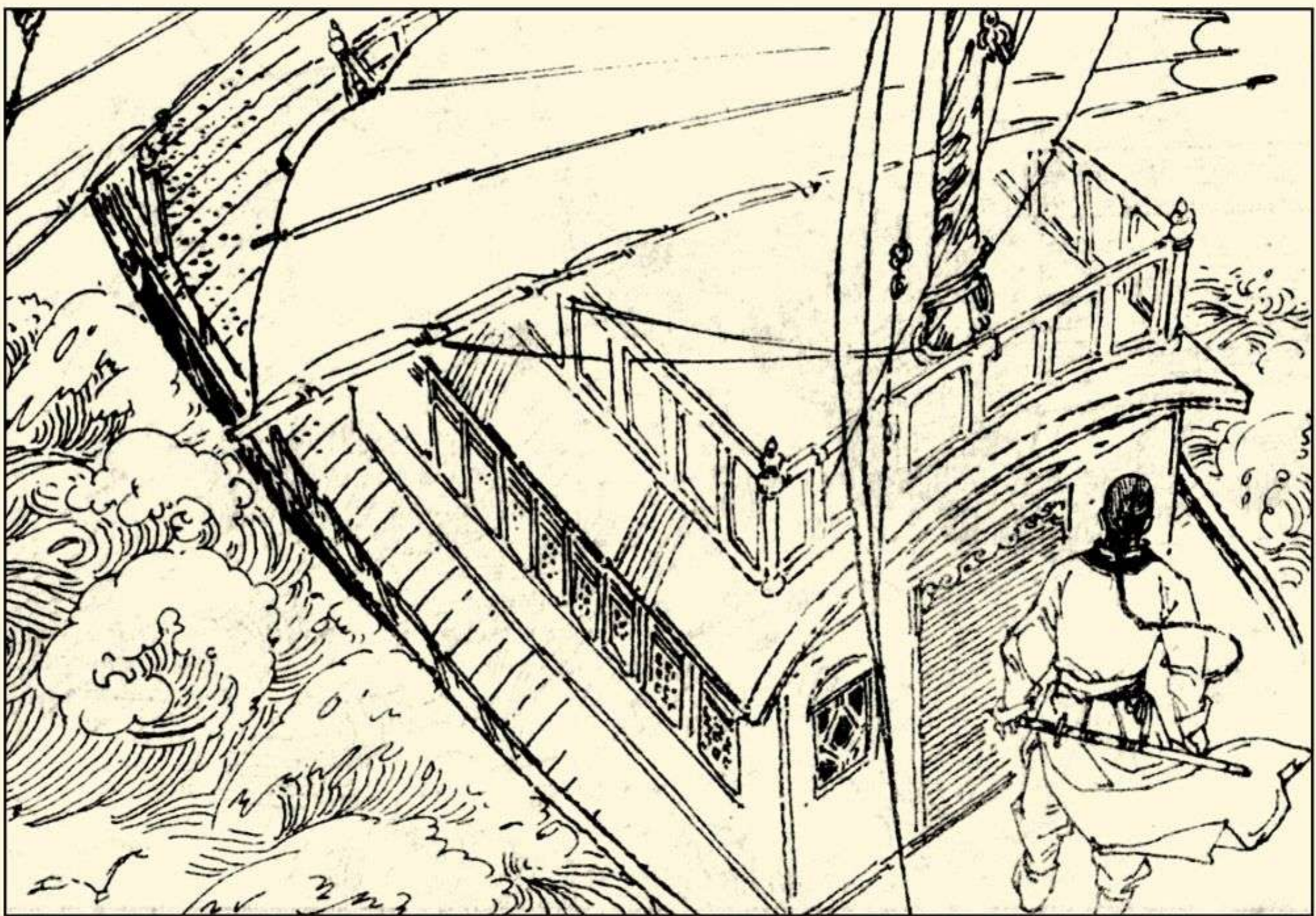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船舱内，游客们横躺竖卧，都已睡熟。孙禄堂找到一个空位，躺了下去。这一天他感到疲乏异常。

起风了，舱外风如牛吼，江涛轰鸣，浪头拍打着客船，船身起伏颠簸。





朦胧中，孙禄堂觉得客船象是离开了码头，向江中驶去。他翻身坐起，抓起褙裤、宝剑，走出舱门一看，果然客船已经离开码头很远了。

孙禄堂暗暗吃惊：为什么三更半夜开船呢？突然，几个船工惊慌失措地跑过，孙禄堂抓住一个问道：『为啥这时开船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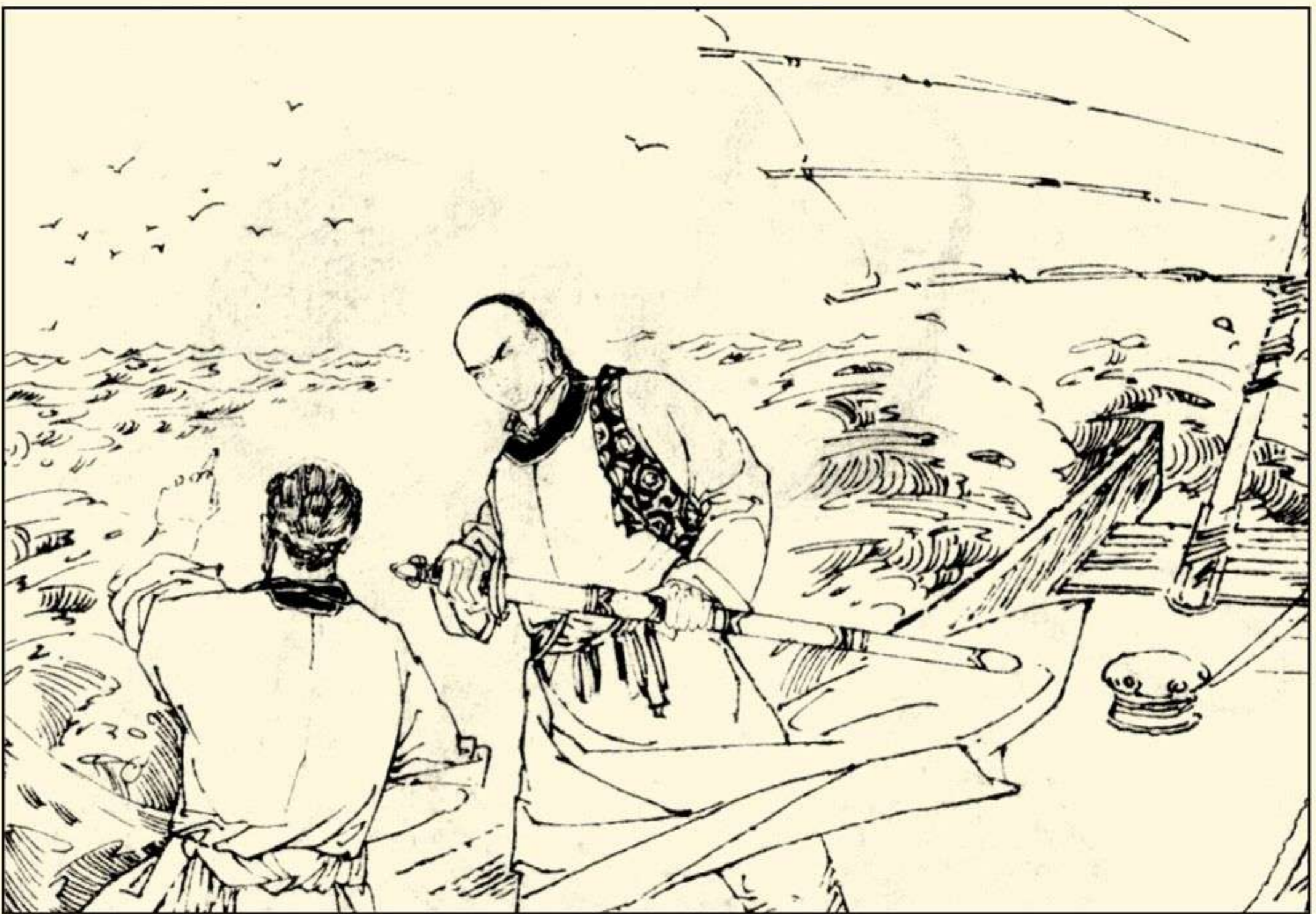




那船工浑身颤抖，用力挣脱，说：「快，快逃命！」孙禄堂问道：「这里都是水，你往那儿逃？出了什么事？」

船工战战兢兢地说：『水盗化妆成客人，把船老板杀死了，船是他们偷偷开出码头的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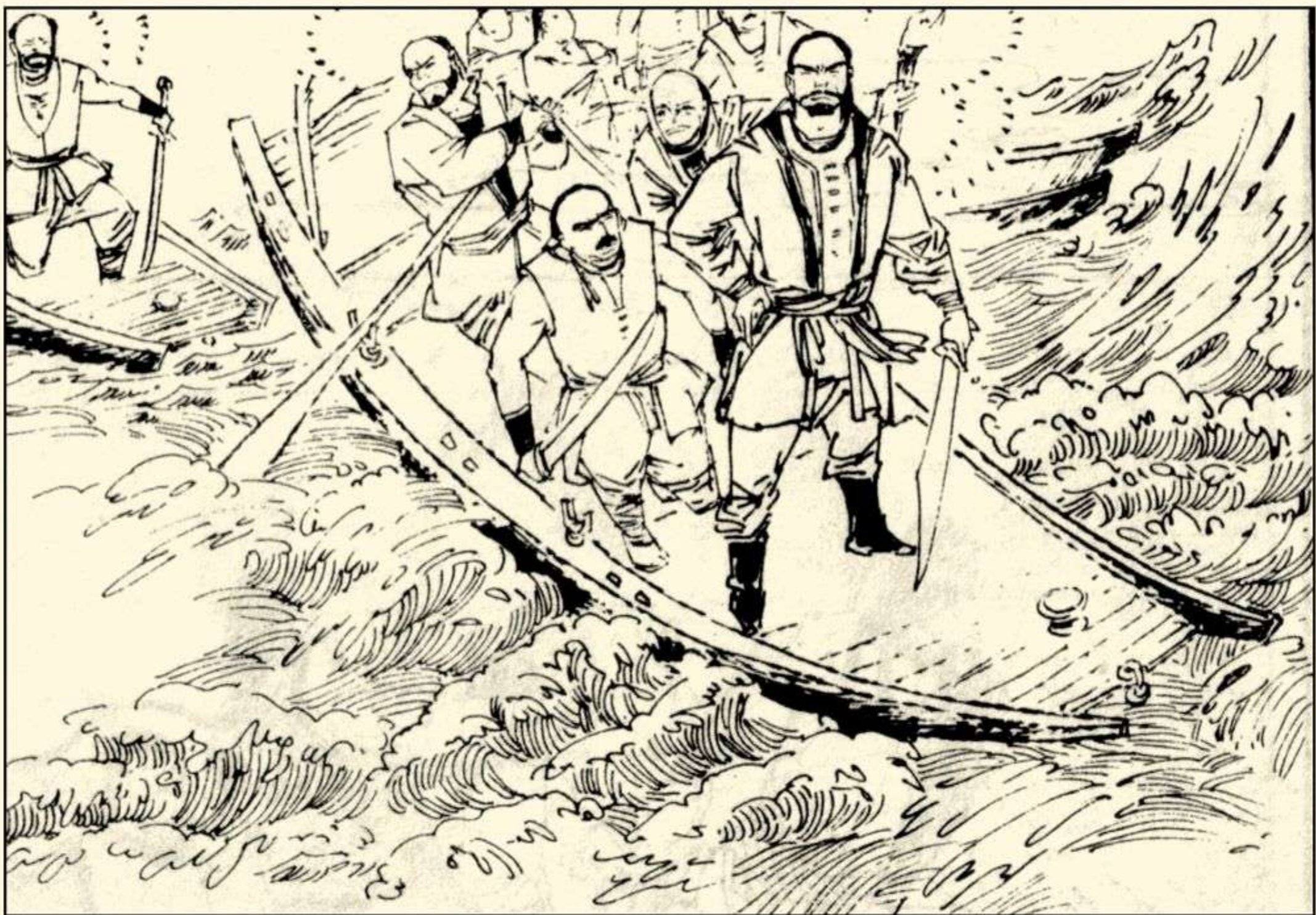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孙禄堂持剑在手，问道：「水盗一共几人？」
「船工绝望地说：『别看上船的不多，可他们都是李天宝的人，江面上会有人接应他们。』」

另一个船工突然大叫：「你们看，水盗们来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我们都完啦……」孙禄堂向江面望去，只见黑沉沉的江面上几处闪动着火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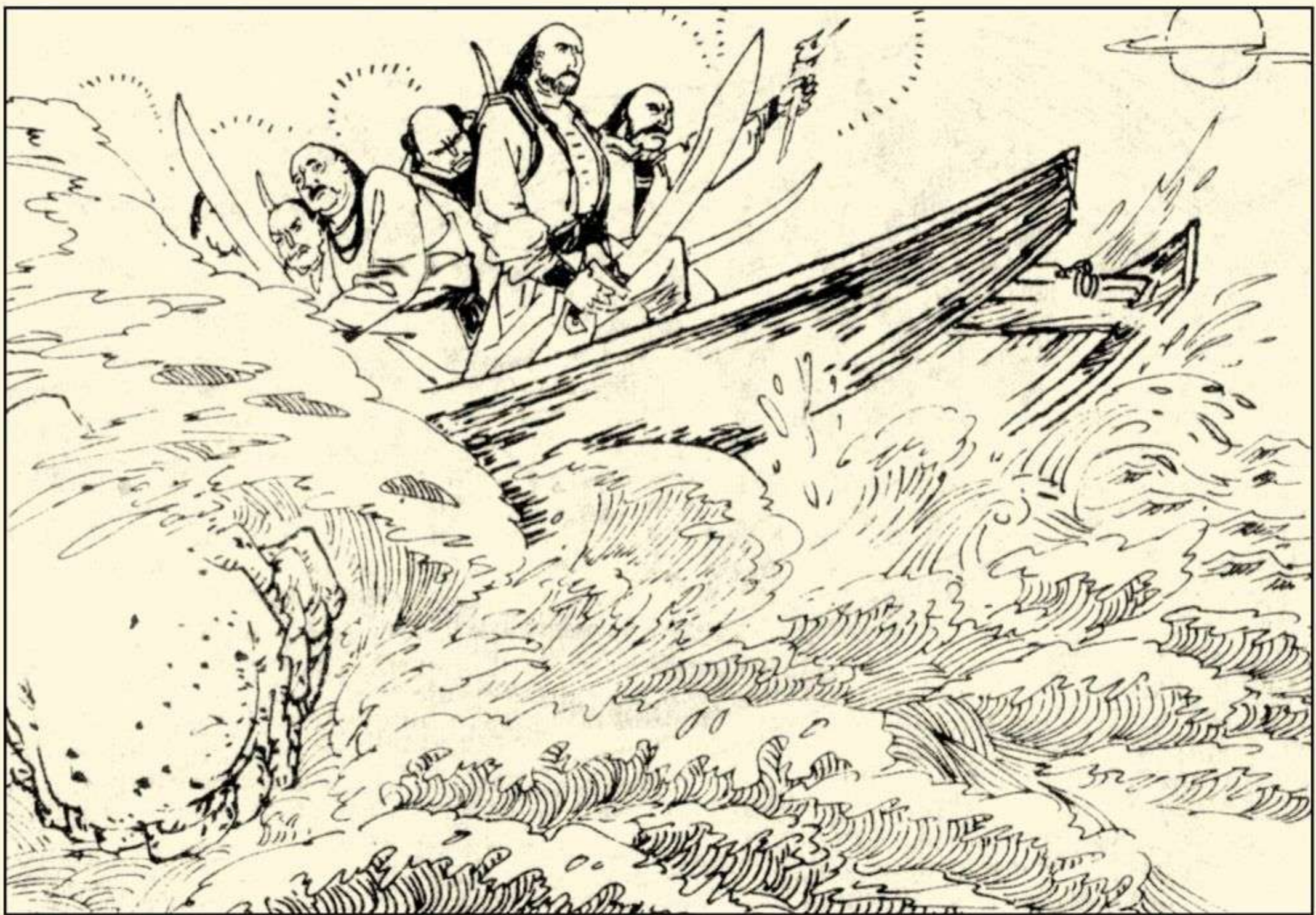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来。
几只小船在江涛中疾如飞箭，正向客船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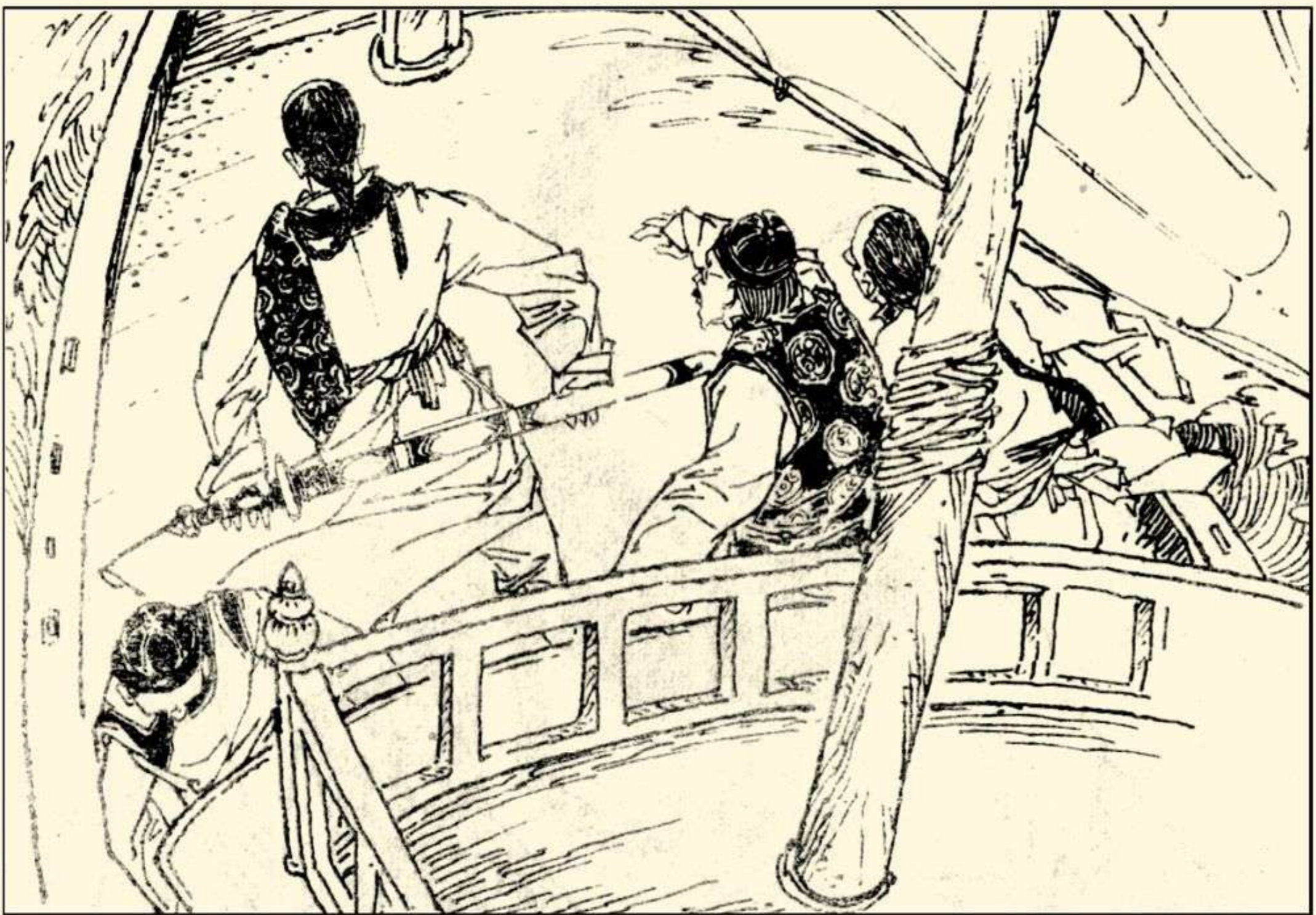
船上的游客们都惊醒了，纷纷跑上甲板，惊呼着，乱成一团。





江面上，小船越来越近，火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，那船上的水盗们手持明晃晃的刀剑，在挥舞呼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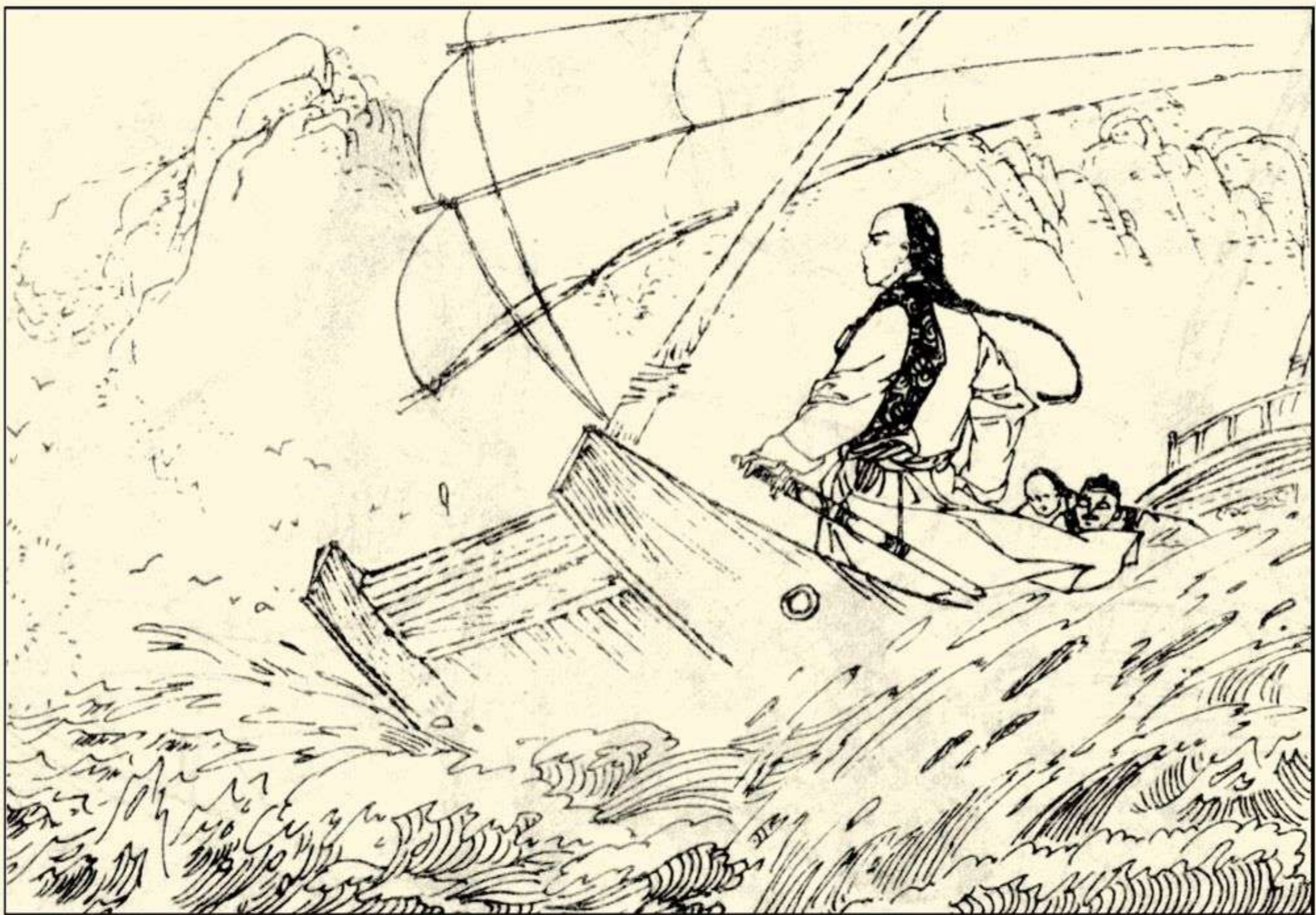
孙禄堂怒火中烧，他站在船头，准备和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水盗们决一死战。





此刻，眼见这条船上男女老少百余人都将落到水盗手中，孙禄堂心里很是着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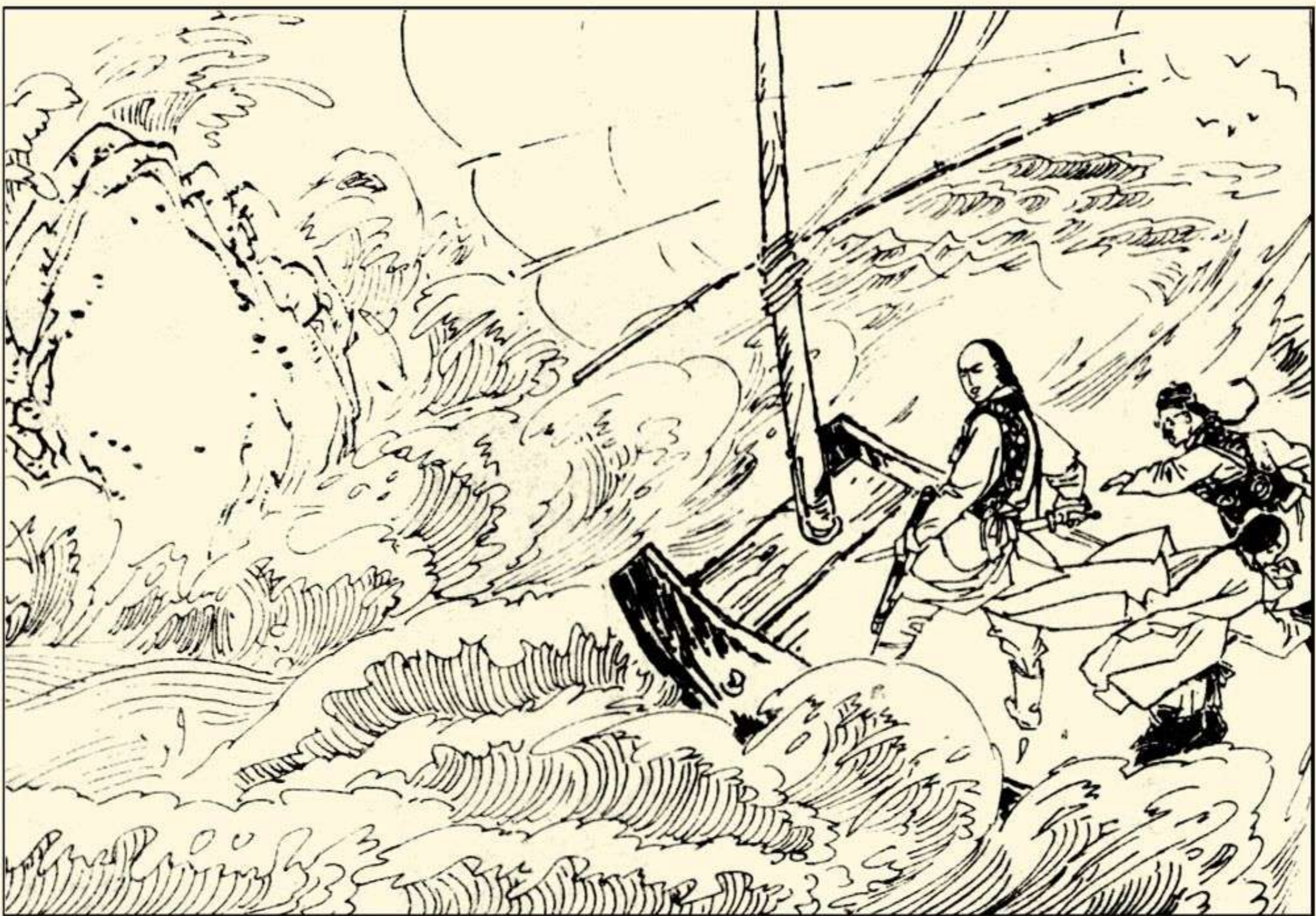
他穿过慌乱的人群，站在船头向江面望去，只见黑漆漆的江面上，几处火把闪动，那一处处火把正朝着客船飞驰而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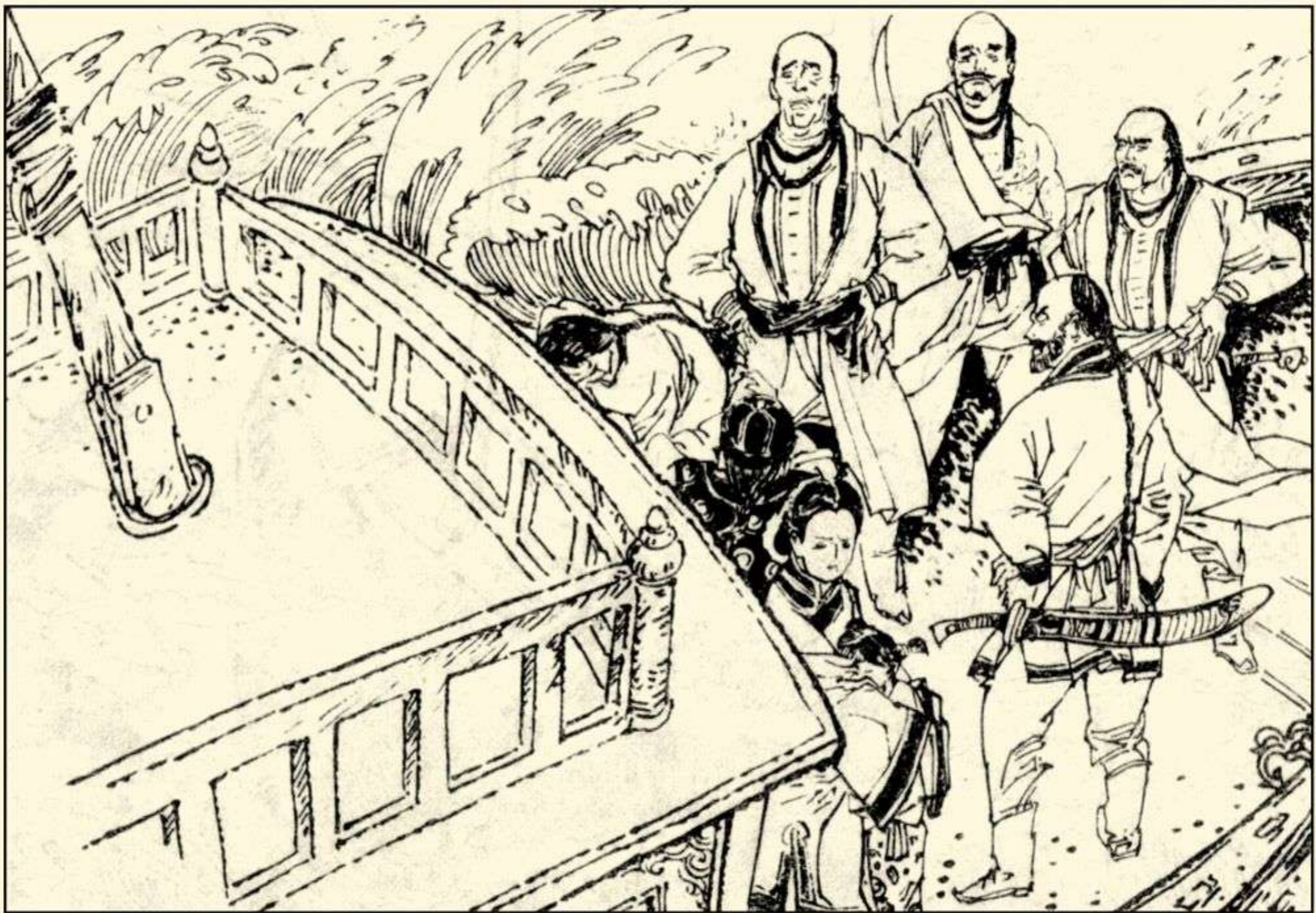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『水盗船来啦——』船上声惊叫，人们立刻跟着惊叫着、哭喊着，乱成一团。

这时风大浪急，客船失去控制在翻腾的江水
中上下颠簸，盘旋打转。





突然，四个手持单刀的水盗满脸杀气，冲上船头，大声吼叫着：『娘的，都快给老子滚回船舱，不许乱动！』

一个中年女人，被这场面吓蒙了头，她抱着孩子惊叫着并到处乱跑。





一个水盗狞笑着扑上去，狠狠一刀，母子俩『扑通』一声倒在血泊中。其他人惊叫着，纷纷后退。

孙禄堂大怒，他忙从褙裤中抓出一颗石子，朝水盗打去。





，那石子正中一个水盗的左眼，水盗大叫一声
眼珠破碎，『扑通』摔倒在甲板上。

另外三个水盗大吃一惊，孙禄堂趁机早已挺剑冲到他们面前。





三个水盗怪叫着，举刀齐向孙禄堂头上砍去。
孙禄堂闪身躲过刀锋。

那瞎了一只眼的水盗，一骨碌爬起来，更是百倍疯狂，手中单刀向孙禄堂乱砍乱劈。





孙禄堂用剑架住他的单刀，顺势一脚，把他踢到江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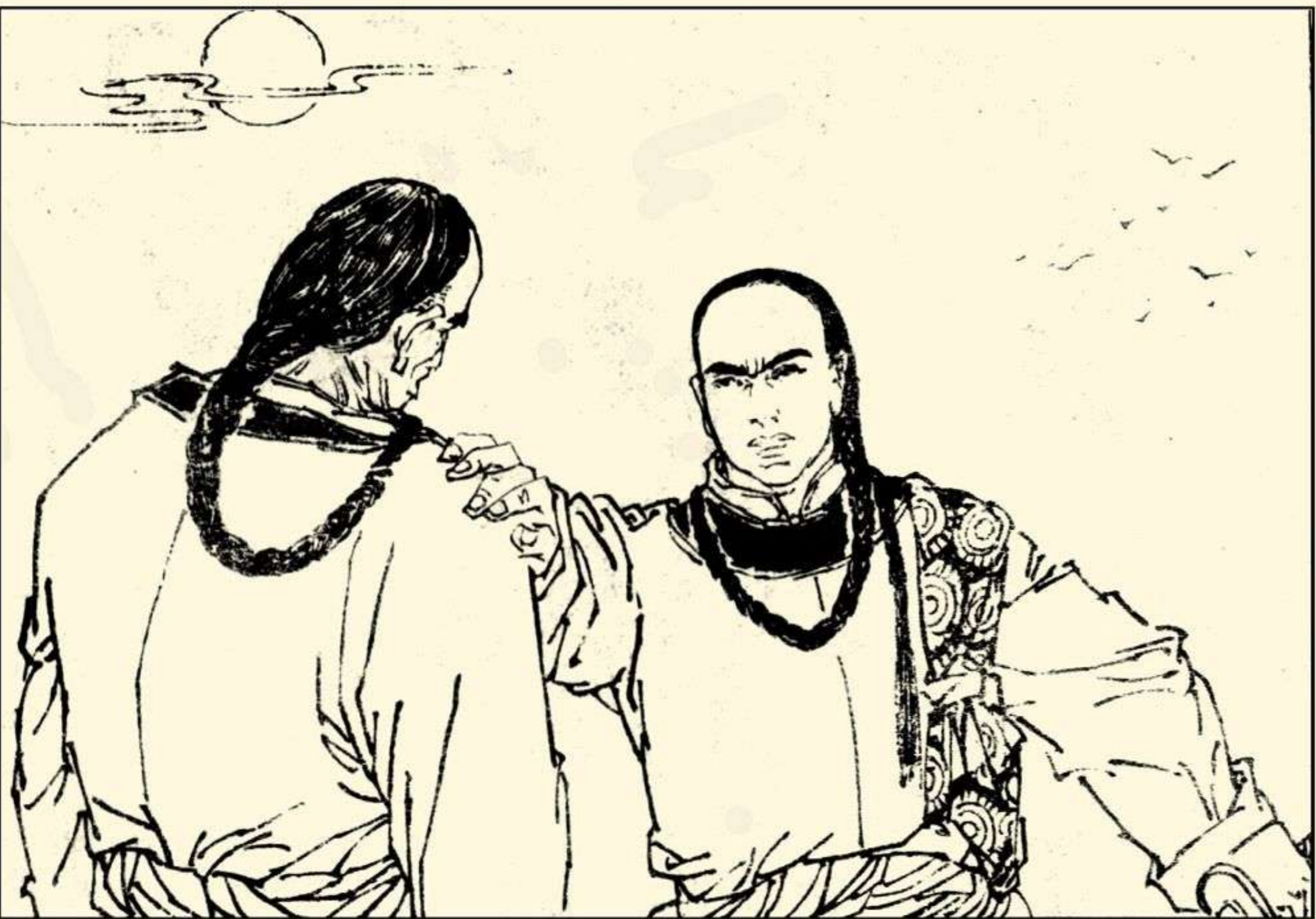
两个水盗的单刀同时朝孙禄堂的头砍来，孙禄堂举剑相迎，『当啷』一声，两把单刀一齐折断。





两个水盗站不稳，笨重的身子几乎要撞到孙禄堂的身上。孙禄堂伸出左掌快似闪电，在两人的肋下一戳，两人如同两段木桩，『扑通』跌倒，动弹不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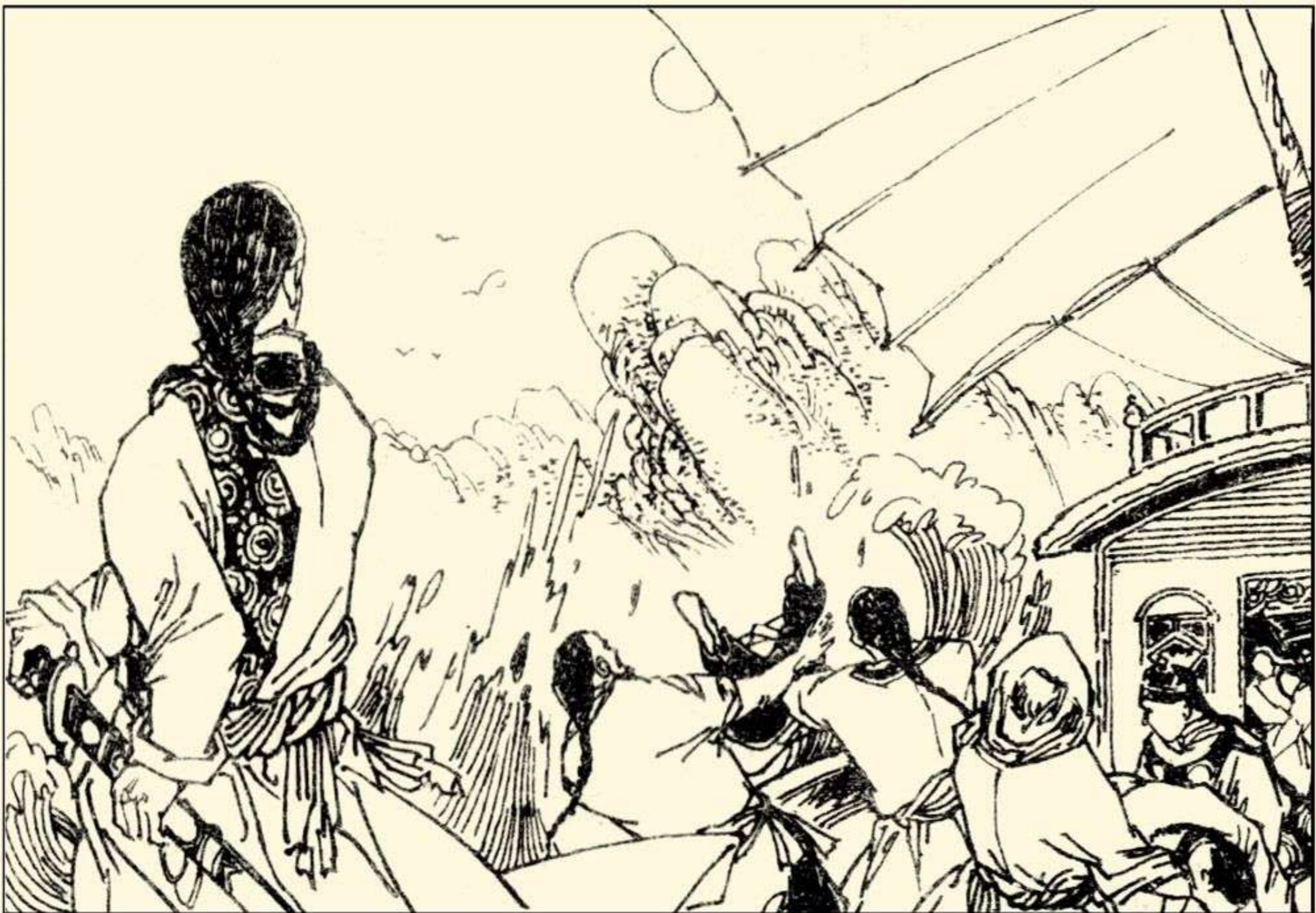
剩下的那个水盗扭身就跑，孙禄堂一个箭步赶上，轻舒猿臂，扭住他的后脖梗子。孙禄堂厉声问道：『那江面上都是什么人？』『大爷饶命，那是大王李天宝手下的弟兄。』





孙禄堂不再多问，飞起一脚也把他踢入江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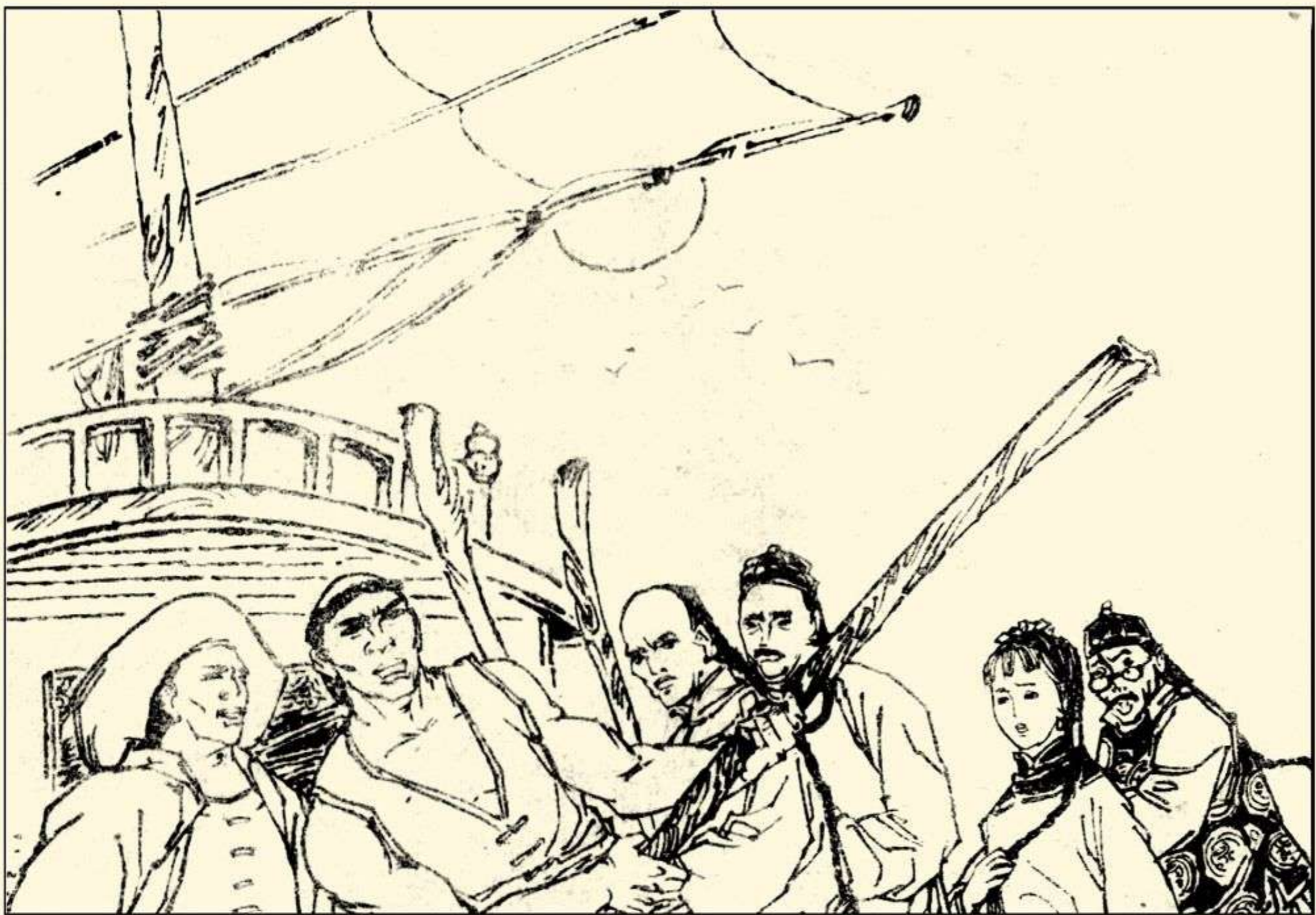
他转身再看那两个倒在地上的水盗，却已被船上愤怒的旅客七手八脚打断了气，投进江中。





孙禄堂一见心中暗喜，立刻对大家说：「乡亲们不要怕，大家齐心协力就能把水盗打退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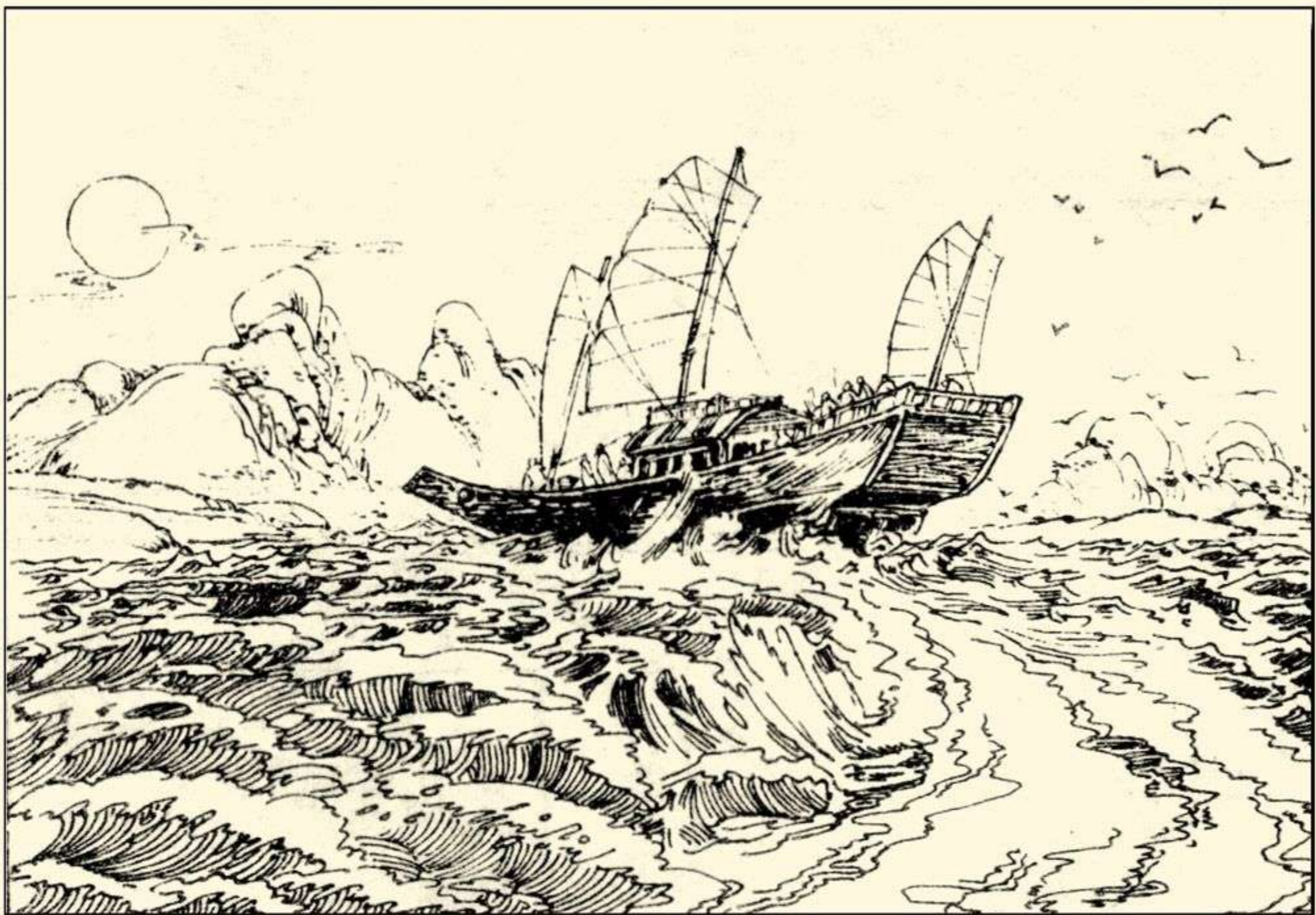
几个胆大的旅客听了他的话，都找来了木棍，准备和水盗以死相拼。





孙禄堂又对那几个船工讲，要他们赶紧把船开向岸边，只要船一靠岸，大家就可以逃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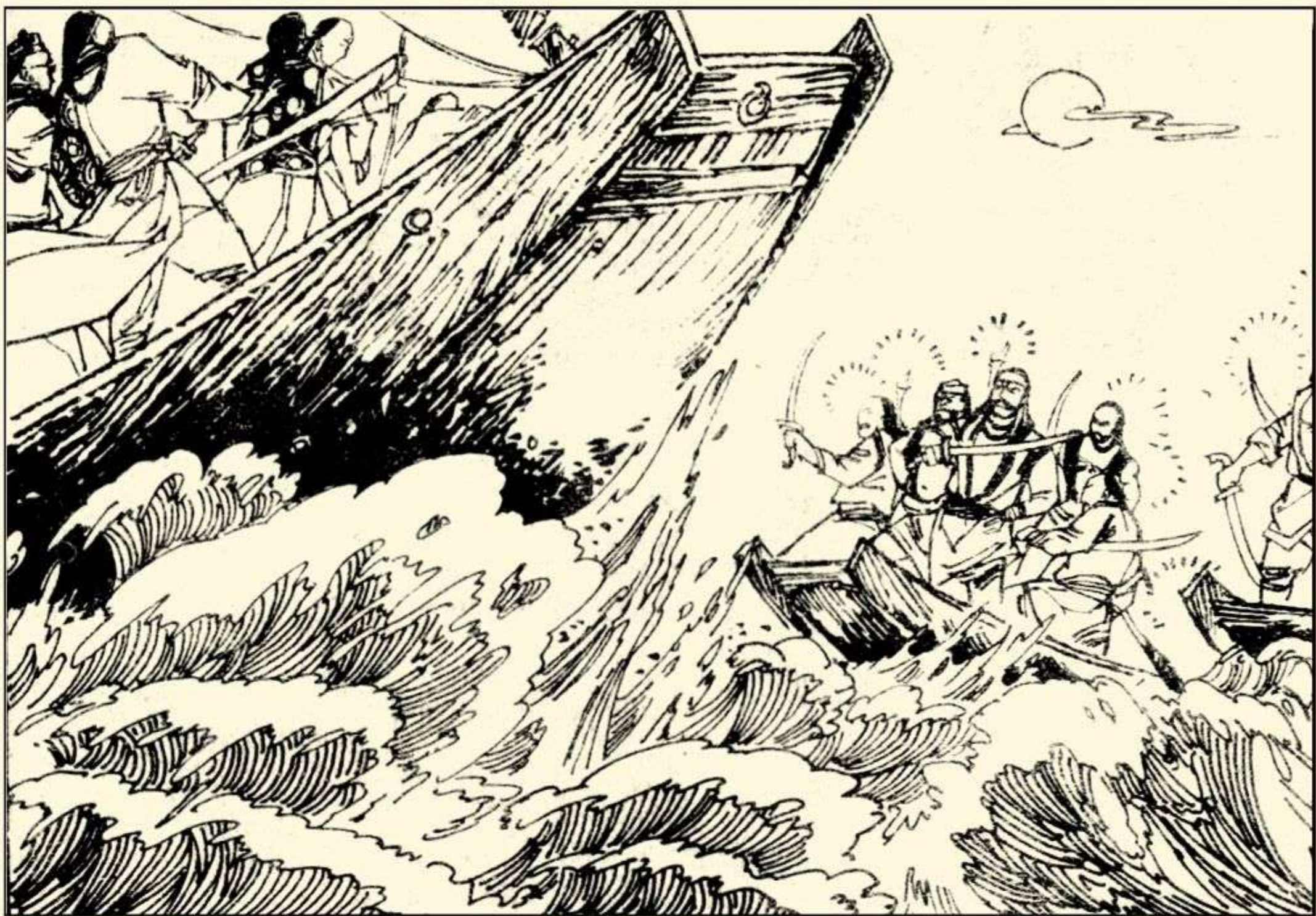
客船开始稳住舵，顺着江流渐渐向岸边驶去。





水盗的小船却比客船快得多，他们在江面上一字排开，又首尾相接，把客船围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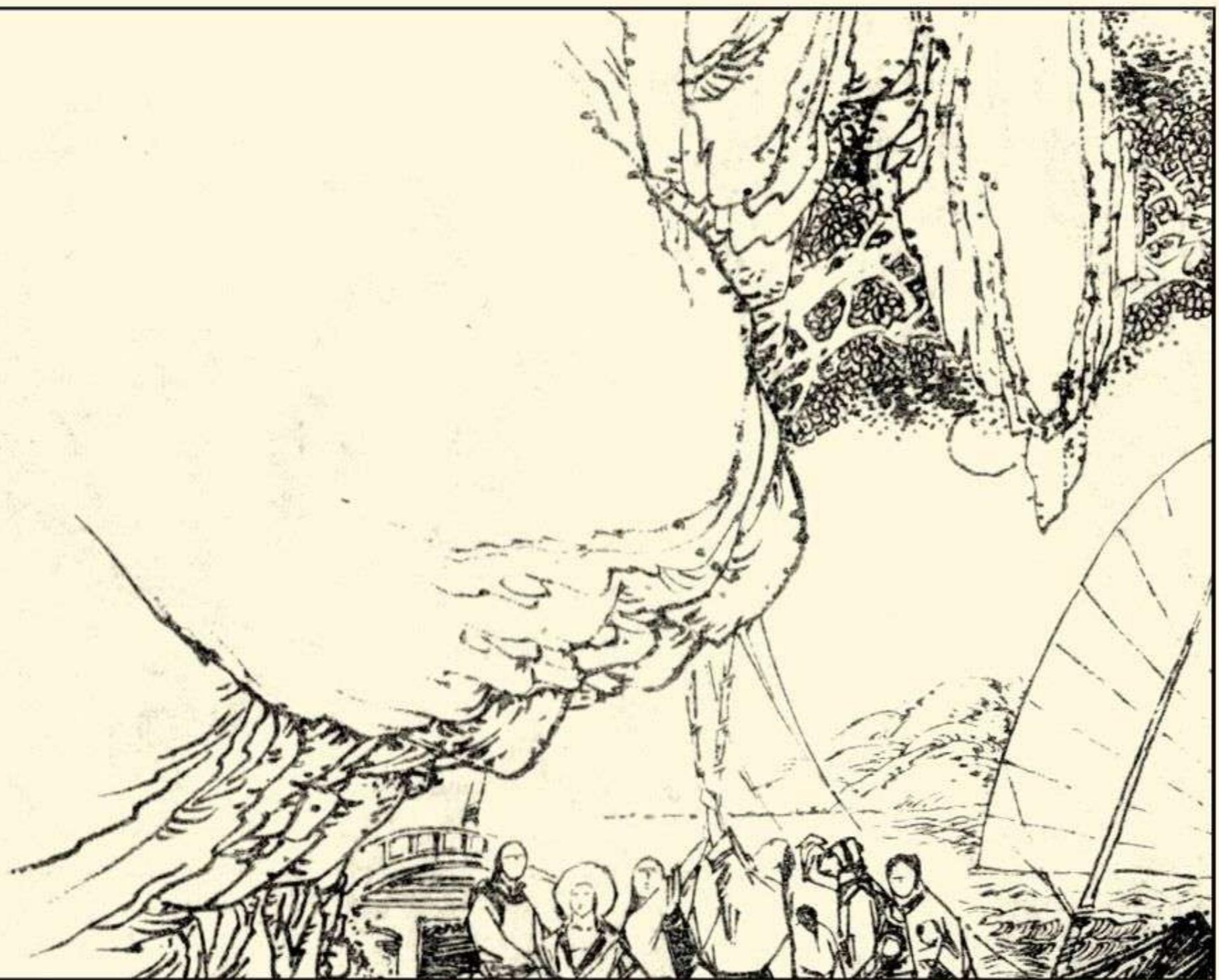
每只水盗船上都有六个人，他们举着火把，手中的刀剑在火光中闪着摄人胆魄的寒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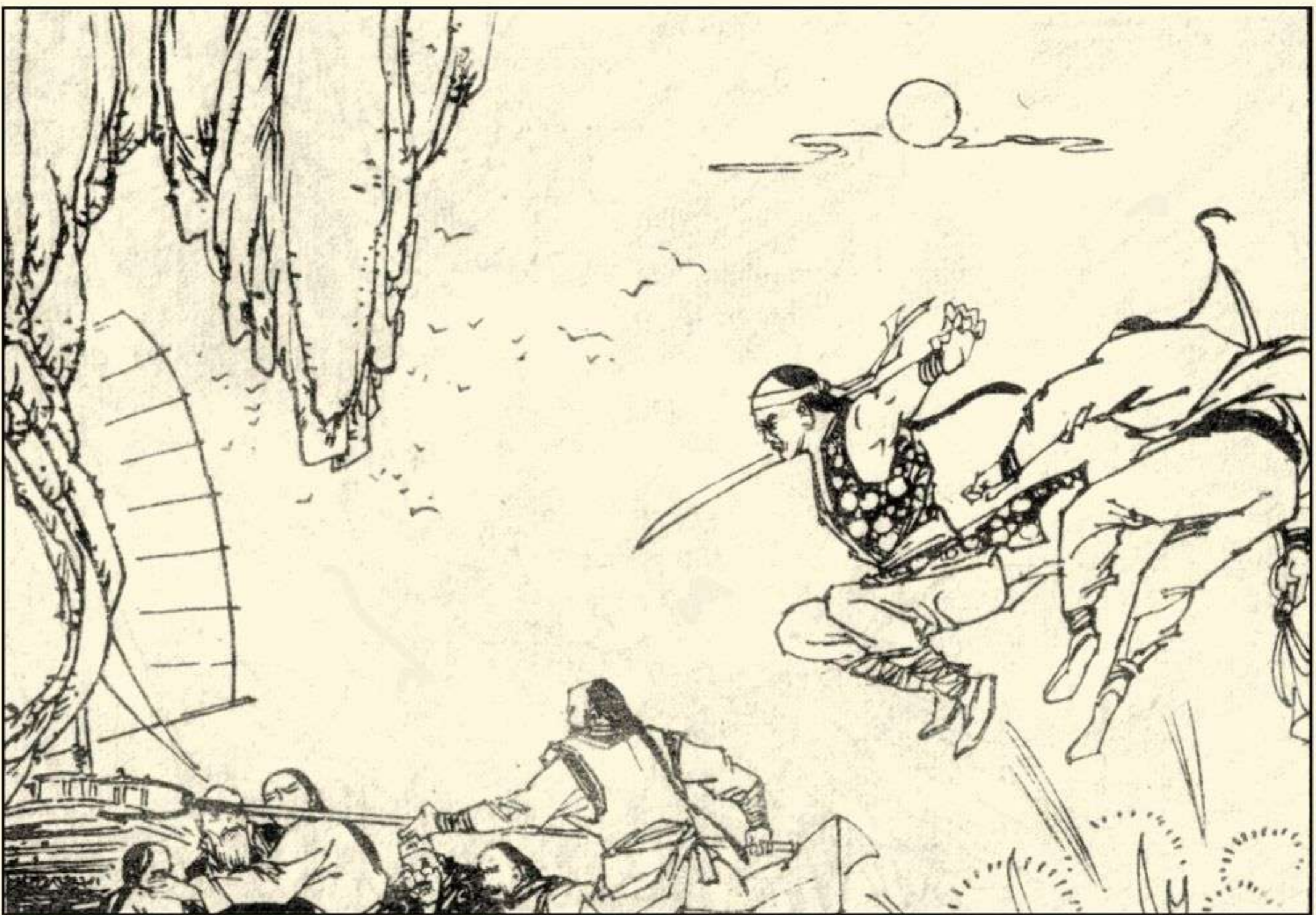




船上大多数旅客都吓坏了，发出一片绝望的叫声，有的年轻女人怕遭受水盗们的污辱，竟投江自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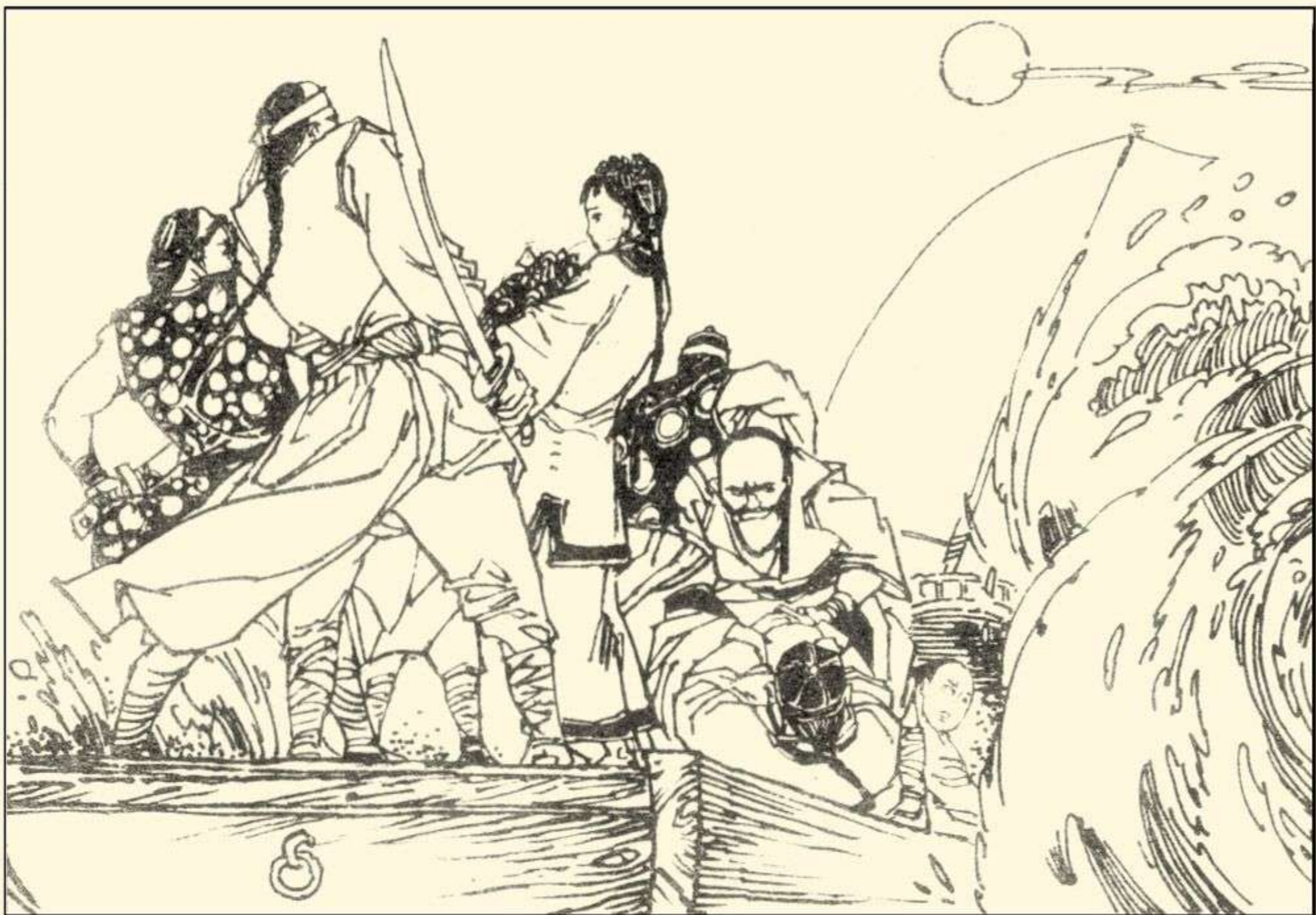
客船在水盗们包围下拼命地冲撞着，终于靠了岸。谁知，这里又偏偏是陡直的绝壁，旅客们根本无法登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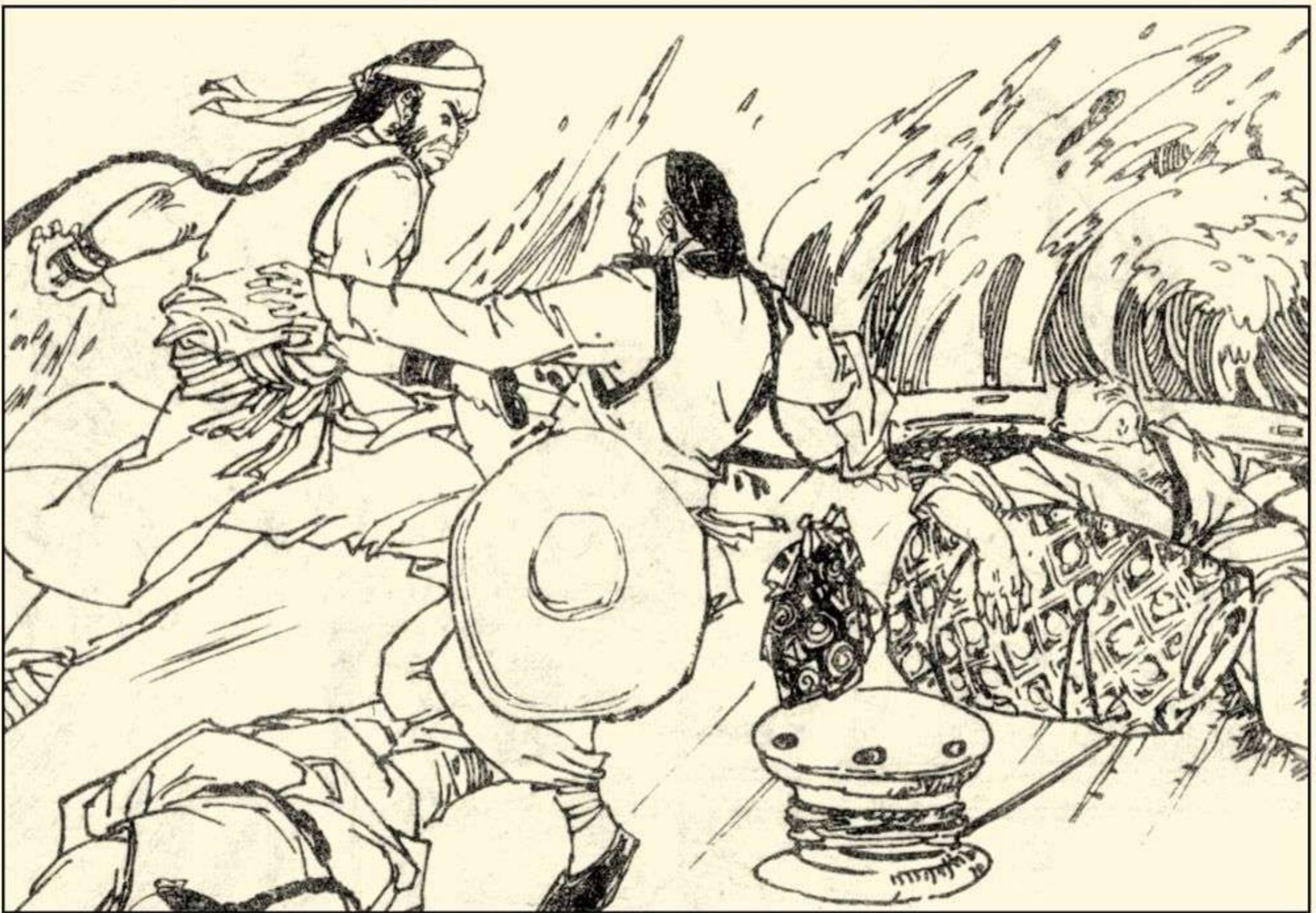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十几个手持刀剑的水盗蜂拥着跳上客船，众旅客没头没脑地乱躲乱逃。

水盗挥动刺刀争抢着旅客手中的包袱。





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汉紧紧抓住手中的行李，跪在一个水盗头目面前哀求说：「大爷，这里的几块碎银可是我一家八口人的命啊……」银子，大爷要的就是银子。」水盗抬手一剑刺进老汉的胸膛。

水盗头目随手把老汉的行李扔给身边的一个喽罗，他那一双恶狼般的眼睛盯住了一个少女。那少女连忙举起手中的包袱，颤抖着说：「大王，给……给……」





「哈哈，大爷还没见过你这么俊的，连你一块要！」少女转身刚要逃，那头目早已呲牙咧嘴地扑过来，把她拦腰死死抱住。要知后事，请看第四集。

免 责 声 明

本人所制作的连环画电子书，仅供个人私下欣赏，切勿用于任何商业用途，连友下载欣赏后须自觉删除，请大家支持并购买原版图书！

金色童年情结 敬启

